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七十一期

學

衡

桂辰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 71 SEPTEMBER 1929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所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採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暫定兩月一期。陽曆一三五七九十一月出版。年出六期。誌費連郵費。國內日本。每季四角。全年六期二元五角。整購第一至六十期者。特價十二元。國內日本郵費在內。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兼幹事 吳宓 北平清華園 郵局轉交

副編輯兼幹事 繆鳳林 南京龍蟠里 國學圖書館

梅絲斐爾像



John Masefield

Poet Laureate

(1874-)

氏於一九三〇年五月十日被命為英國桂冠詩人。以繼
卜里吉斯 Robert Bridges (1844-1930) 之後。

洛克像



氏爲英國著名小說家。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在巴黎逝世。

William John Locke
(1863-1930)

學衡第七十一期目錄

(民國十八年九月)

插畫

英國新任
桂冠詩人 梅絲斐爾像 (John Masefield)

近頃逝世之
英國小說家 洛克像 (William John Locke)

述學

中國文學史綱要 卷二 漢至隋

劉永濟

文苑

文錄

文道希先生遺詩序(陳三立)

文道希先生遺詩跋(葉恭綽)

曹子建詩注自序(黃節)

與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者

書(張爾田) 曾敬詒先生六秩壽頌(瞿宣穎)

詩錄

三十五歲春日作(吳宓)

曾重伯先生挽詩四十韻(瞿宣穎)

哭馬通伯先生(王式通)

題文學士讀韋端已集

詩(陳寅恪)

蕪詞(徐英)

乙卯南歸雜詩(張爾田)

述

學

原书空白

中國文學史綱要

(續第六十八期)

劉永濟

卷二 漢至隋

卷二目錄 (一)辭賦蔚蒸之因緣 (二)兩京賦體之流別及其作家之比較 (三)賦家之旁衍 (四)漢樂府三聲之消長

(五)兩京當詩體窮變之會 (六)史體之大成及馬班之同異 (七)篇體變古之漸 (八)建安文學之殊尚 (九)魏晉之

際論著文之盛況 (十)六朝詩學之流變 (十一)南北風特盛及樂聲流徙之影響

(一)辭賦蔚蒸之因緣

漢承秦火之後。周文久墜。楚豔方薈。立國之初。王伯並用。大氏政承秦制。文尙楚風。故辭賦之士蔚然雲起。彥和所謂循流而作。勢固宜矣。

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篇。漢初詞人循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皇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成漢矣。

雖然探其本源。厥有二故。(一)者裁抑游說之習。使縱橫之士折入辭賦也。觀高祖之論侯公。慢酈生。罵陸賈。固猶韓非李斯之志也。

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候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

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

又酈生傳：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中邑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之。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客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

又陸賈傳：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

而武帝之詔嚴助。

班固漢書嚴助傳：上問所欲。對曰：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謝。

按嚴助曾南說南越王。又與淮南相結。而會稽與淮南近。助獨求其地。故詔書詰責之。而助亦恐懼。其後卒以交私諸侯棄市。蓋統一之朝。自不容長短馳說也。

衛綰之論賢良。

班固漢書武帝本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

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尤爲深切著明。蓋修短之說。自不容於一統之朝也。然西京辭人。自陸賈以降。大都襲戰國之餘習。學百家之雜言。固縱橫馳說之士也。

按史稱陸賈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賈誼頗通百家之書。其欲試屬國。施五刑三表以係單于。亦縱橫之意也。東方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指意放蕩。頗復恢諧。司馬相如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游梁。於此可見漢初辭人之學術風尚矣。

漢志賦列四家。實齋未詳其義例。

章學誠校讐通義詩賦一略。區爲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叙論。不知劉班之所遺邪。抑流傳之脫簡邪。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爲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爲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爲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叙論之說。闕焉無聞。非著錄之遺憾歟。

近世太炎章氏嘗求其故。以爲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以下。蓋縱橫之變也。然漢志儒家首冠陸賈。後列莊助。則又何說。而嚴忌鄒陽。漢史同稱說士。志列鄒書於縱橫。綴嚴賦於屈後。亦非可解。大氏縱橫入賦。乃漢世之風。會固源於詩教之流變。亦本於六義之附庸。四家區分。未必在此。

章炳麟國故論衡辨詩七略次賦爲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

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

按章氏辨詩篇又曰。雖然縱橫者賦之本。古者誦詩三百。足以專對七國之際。行人胥附。折衝于尊俎間。其說恢張譎字。紬繹無窮。解散賦體。易人心志。魚豢稱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文辯之雋也。武帝以後。宗室削弱。藩臣無邦交之禮。縱橫既黜。然後退爲賦家。則亦覺前之區分。未必允當。故又爲此通貫之論也。又按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序。謂屈賦出於風雅。荀賦源於禮經。於賦家流別論之至精。屈荀分家。或即因此。然屈子本人。卽合從一派。未可專以縱橫屬陸賈諸家。大抵漢人效騷之賦。七略卽系之屈原後。亦猶集楚辭之意歟。且漢賦出於楚騷。而益加恢宏。豈非以賦之爲體。本分形於風雅。同氣於六義。楚人已大啓塗軌。後世遵循較易耶。

(二)者帝王好尚之篤。故侍從之臣皆長文學也。高祖以武定亂。未遑修文。文景崇尚虛無。不喜辭賦。是以雖陸賈奏書。

班固漢書陸賈傳。高帝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賈誼進策。

按賈誼有陳政事疏。論積貯。請封建子弟。諫封淮南四子等疏。班固賈誼傳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

鼂錯陳事

按鼂錯有言兵事。論守邊備塞。論募民徙塞下。論貴粟等疏。史稱其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班固鼂錯傳贊。謂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

賈山上言

班固漢書賈山傳。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采壯辭高。名聲籍甚。大氏皆指切時事之言。不以辭賦見重也。

按漢志陸賈有賦三篇。今亡。賈誼有賦七篇。今存者。王應麟考證曰。惜誓。弔屈原。鵬賦。古文苑有旱雲箴賦。朱建有賦二篇。今亡。三子生於漢初。皆因沿楚風而作。兼有戰代縱橫之意。非關時主好尚也。

論漢代辭賦之盛。侯國則有吳梁淮南。先後媲美。

班固漢書鄒陽傳。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

又梁孝王武傳。梁最親有大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以嘗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

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

按漢初諸侯王皆好養士。蓋猶承戰國之餘風。梁以平吳之功。得封大國。寵貴尤甚。文學侍從之盛。遂極一時。西京雜記載孝王游於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路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鄒陽爲酒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爲屏風賦。韓安國爲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各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疋。此雖出於小說家言。當時文酒縱橫之盛況。亦可想見矣。

按漢志有枚乘賦九篇。莊夫子賦二十四篇。班固自注。名忌。吳人。沈欽韓疏證曰。楚詞章句。王逸云。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

又淮南王安傳。淮南王安爲人好書古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帝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

又伍被傳。伍被楚人也。以材能稱。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爲冠首。

高誘淮南子敘。初安爲辨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招見。孝武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初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至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

按漢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周壽昌補注曰。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十二。引劉向別錄云。淮南王有薰籠賦。古文苑有

屏風賦。又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王應麟考證曰。楚詞招隱士。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

王朝則自建元以後。彬彬始盛。

班固漢書嚴助傳。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並在左右。又曰。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又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迺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迺諛候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戲之賦。上令尙書給筆札。

按漢志有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吾丘壽王賦十五篇。枚皋賦百二十篇。常侍莊忽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朱買臣賦三篇。又有上所自造賦二篇。撰作之富。甲於一代。卽此可見風會之美矣。

降及成世。奏御之賦。千有餘篇。今雖不盡存。而繁積極矣。

班固兩都賦序。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赤麟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

間作。或以杼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按漢志賦共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去屈原唐勒宋玉孫卿秦時雜賦五家。六十四篇。西漢賦共七十三家。九百四十篇。知志所遺者尚多。如東方朔董仲舒之作。志皆不載。是也。

嘗試求其所由。固帝王夸侈之心。有以感召而於時。天下殷實。人物豐阜。中於人心。自然閎肆而侈麗。而賦之爲物。以鋪張揚厲爲體。適足以發舒其精神。於是內外相應。心文交需。而此體之昌。遂乃籠罩千古。是知文體之興。作家之盛。其間關係至繁。且鉅。非偶然也。

(二) 兩京賦體之流別及其作家之比較

昔昭明選文。騷賦異卷。彥和論藝。別賦於騷。而班志藝文。但稱屈賦。不名楚騷。嘗思其故。蓋蕭劉別其流。而班氏窮其源耳。然則論漢賦之流別者。此其大界矣。故子政哀集漢代辭人。依放騷體之作。都爲一集。自賈誼而下。共錄六家。叔師又益以已作。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初創向哀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哀九懷。及向所作九歎。共爲楚辭十六篇。是爲總集之祖。逸又以已作九思。

皆朱子所謂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者。大都漢人以此體爲賦家正宗。故辭人才士。莫不躡跡靈。

均求其矩矱。然自王褒以下。頗嫌優孟衣冠。雖子雲好奇。欲與古爭勝。反而廣之。亦乏異采。蓋造父已導夫先路。後有良御。終不能出其馳驅。故欲觀漢賦之美者。當於其變。不於其正也。考騷之變賦。不自漢人。荀宋之作。已肇其始。故彥和究賦之本原。謂荀宋始錫名號。極聲貌。

劉勰文心雕龍詮賦。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鈞。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臯文論賦之流別。謂相如以下。多出於荀宋。

按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序。衡論漢魏六代賦家流別。至爲精當。所論兩漢著名賦家八家。出於荀卿者二家。曰孔臧。曰司馬遷。出於宋玉者四家。曰司馬相如。曰揚雄。曰張衡。曰王延壽。出於司馬相如者一家。曰班固。惟賈誼一家。直出屈平。其略曰。剛志決理。鞫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於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臬不可理。其辭深。而指文。確乎其不頽者也。又曰。譎而不觚。盡而不彀。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則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連輕。灑乎若元泉之出乎逢萊。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復反。雖然。其與物椎拍。宛轉。冷汰。其義穀輳於物。芴芴乎古之徒也。又曰。其趣不兩。其與物無彀。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於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虛。韻滑而不可居。開決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忽莫。而明神爲之。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於宋玉。揚雄恢之。脅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而沒乎其無垠也。張

衡盱眙。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壙。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擗。鉤子鼓髻。而倣儗可觀。其於宗也無脫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於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據此。則漢賦之大原有二。其一屈平。其初出於詩。其一荀況。其初出於禮。屈平一派。復分而二。其一爲宋玉之淫麗。其一爲賈誼之清粹。而宋玉一派。再流而爲相如之瑰麗。爲子雲之深瑋。爲平子之博瞻。爲文考之穎秀。爲孟堅之明雅。此其大略也。

然漢代辭人祖荀者少。宗宋者多。此則賦之爲體。本風雅之嫡傳。非禮經之胤嗣也。且自宋玉以淫麗開宗。後來作者。務爲侈衍。文心所屈。彌以廣大。

班固漢書揚雄傳。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

是以述邑居。則有憑虛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圖物色。則有皦月旱雲之篇。狀音樂。則有洞簫長笛之頌。孟堅平子。抒幽玄之思。枚乘延壽。擅刻畫之巧。皋朔之作。騁荒唐之觀。子雲之才。極模倣之致。所謂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者。非虛語也。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復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綿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至兩京之彥。舍人揚權。都凡八家。可謂斯體之典型。才人之軌範。合以皋文之所評。亦可以得其要略。

也。

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觀夫荀結隱語事義自環宋發夸談實始淫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拔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合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按此所舉十家去荀宋二家皆兩京之彥也。

雖然兩京之作風尚各殊衡而論之大氏西京多開創之才東京具依放之性西京氣體高古殊有遠致東京才力富贍彌以整練西京如天馬之行空東京則王良之攬轡以其天機人事之間蓋有不可強者要亦未可以一概論也。

若夫子雲之所譏彈。

揚雄法言吾子篇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孟堅之所品列。

班固漢書藝文志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諷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闕衍之辭沒其諷諭之義。

仲洽之所衡論。

華虞文章流別論。論賦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靡過美。則與情相浮。此四過者。所以背大德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

則又一代得失所關。雖相如之才。不能免焉。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當中與盈之時。已具昃與虧之勢矣。此文章消長之公例。不厯賦家爲然也。

(三) 賦家之旁衍

自卜居漁父肇對問之端。宋玉因之。辭設客主。所以首引文致也。於是。有對問之作。招魂大招。極鋪排之觀。枚乘演之。解散篇章。所以暢發文勢也。於是。有七發之體。

按七之爲體。彥和謂枚乘首製。實齋謂肇自孟子之問齊王。近世章太炎獨以爲解散大招招魂之體而成。今覈其實。文體孳乳。必於其類近。孟子問齊王之文意雖近似。而文製相遠。大招招魂。歷陳宮室食飲女樂雜技游獵之事。與七發體類最近。特枚乘演爲七事。散著短章耳。今從太炎說。

韓非儲說。著連語之文。揚雄飾之。比事徵偶。所以宣究文趣也。於是。有連珠之篇。

楊慎云。李延壽北史李先列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卽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

章實齋亦謂韓非儲說爲此體之所始。蓋其體頗同。特子雲加以藻飾之辭。不指說事情而設喻以達旨爲異耳。又傅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實齋已非之。今從楊章之說。

茲三體者。舍人曰爲雜文。系諸儷辭之末。以爲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然覈其託體之初。固皆賦家之所洋溢。又其作者蠡起。轉輾因襲。遂亦盛極一時。文心所評。最爲允當。

劉勰文心雕龍雜文。自對問之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式。張衡應問。密而兼雅。崔實客議。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榮而文悴。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按彥和所評。自景純而下。皆魏晉以後作者。

按子雲解嘲。說文士部引稱雄賦。則解嘲一體。在漢時固亦名賦也。

又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安之工。崔駰七依。入雅博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瓊七厲。指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千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曄。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壞奇之服饌。極蕪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髓。豔詞洞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按陳思以下。亦竟委之論也。

又自連珠以下。儼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嘲矣。唯士衡思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按陸機之作曰演連珠。都五十首。故彥和曰廣於舊篇。然觀漢人他製。亦多敷布之體。不厯茲三體。爲然。蓋感物之心。所包既廣。而造端之才。亦爲用日宏。旁衍所至。遂及他品。勢所宜然。故用之符命。卽有封禪典引之文。

章炳麟國故論衡辨詩縱橫既黜。然後退爲賦家。時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卽有封禪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與文辭之繁。賦之末流爾也。

用之述哀。卽有弔屈悼李之作。

劉勰文心雕龍哀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按曰體同者。謂其同於屈賦也。故漢書謂誼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而武帝悼李夫人亦用賦體也。

又或與頌體合流。

按馬融長笛賦序曰。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頌。何義門曰。古人賦頌通爲一名。馬融廣成所言者田獵。然何嘗不題曰頌。揚之羽獵。亦有遂作頌曰之文。按不歌而頌。謂之賦。故亦名頌。王褒洞簫。漢書謂之頌。又漢志賦家有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賦亦稱頌。其源蓋出於橘頌。不但可以通名實。亦成於敷布也。

或將論說同駕。

按賈誼過秦論。項安世已謂爲賦體。而文選設論一目。卽客難賓戲解嘲之文。後人每嗤昭明妄立名目。然觀漢書朔傳。有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之語。則設論之目。未爲不典。至說之爲體。原出於游士之說諸侯。固賦家之濫觴。彥和所謂縱橫參謀。長短角勢。亦此體之所宜也。

凡斯之類。率名異而實同。夫文體之爲物。或滋乳而寢多。或蕃衍而益大。苟覈之以實質。參之以世風。自不難知其正變。通其消息也。雖或義嫌泛濫。跡同侵軼。君子於此。蓋有以覘賦家之盛運矣。

按彥和覈論文體正變。最有分際。故於弔文。則曰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於頌文。則曰馬融之廣成東巡。原作上林誤。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

(四) 漢樂府三聲之消長

自秦人滅典。樂經不傳。六代廟樂。唯存韶武。

馬端臨文獻通考樂考。一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

於是周官大司樂所掌。缺焉不備。而古先哲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之用。但能存諸想象。班固漢書禮樂志。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

然而先朝雅樂。此其廋存。故制氏猶能紀其鏗鏘。

班固漢書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服虔曰。制氏魯人。善樂事也。劉勰文心雕龍樂府。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典。於是武德興於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闕其不還。

叔孫尚得因以制作。

班固漢書禮樂志。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王念孫漢書

禮至是也。

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

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按漢志於嘉至永至登歌。皆比傳古樂為說。獨休成永安不言。故服虔於休成之樂。注曰。叔孫通所奏作。永安當亦同之。是叔孫通前三篇乃因襲古樂章而作。後二篇為所

自制

而孝文時樂人竇公所獻。

班固漢書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孝武時河間儒生所采。義數亦略備矣。

班固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

所謂雅聲樂也。高祖之歌大風。懷其舊俗。

班同漢書禮樂志。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

唐山之作祠樂。樂其所生。雖楚國之流風。亦南音之嗣響矣。

班固漢書禮樂志。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

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所謂楚聲樂也。

按史記高祖本紀。裴駟集解。引風俗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敕令言其。後以爲常。爾據此。則漢初習用楚言。不止樂章爲然也。

及至孝武。席文景富庶之業。國力盛強。於是內惑方術而祠祀繁興。外事四夷而交通彌廣。夸侈之心。旣緣飾爲辭賦。荒淫之意。更萌兆於樂章。今考當日樂府所掌。旣已非同舊制。

按漢書禮樂志。孝惠二年。已有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之文。而下文又曰。乃立樂府。後人遂疑樂府之立。不始於武帝。亭林則謂爲兩收而未貫通。義門則謂樂府令疑作大樂令。今考百官公卿表。奉常掌宗廟禮儀。屬官有大樂令丞。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續志曰。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屬官有樂府令丞。二官判然不同。蓋郊祀之樂。舊隸大樂。樂府所掌。不過供奉帝王之物。儕於衣服寶貨珍膳之次而已。與武帝以俳優畜皋朔之事。同出帝王夸侈荒淫之心。義門之說是也。

而協律之事。遂亦盛極往時。或采四方歌謠。

班固漢書藝文志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或取辭人新製。

班固漢書禮樂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入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又李延年傳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爲詩頌。漢代賦頌通稱。故禮樂志作詩賦。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爲新聲變曲。

又外戚傳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或因胡曲更造音聲曲度。迥異周秦。所謂新聲樂也。

按武帝時。新聲樂又有因胡曲更造者。漢志不載。見於晉書樂志曰。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此十曲後亦亡。

又按橫吹二十八解外。又有鏡歌二十二曲。漢時通名鼓吹曲。其名亦不見漢志。其辭載之宋書樂志者十八曲。或亦武帝時所造新聲。馬端臨謂上陵一曲。當作於武帝以前。因上陵而作也。上之四。則巡幸之事。不願叙戰陣。至如艾如張。巫山高。釣竿之屬。又各指其事而言。非專爲戰伐也。王先謙漢鏡歌釋文箋正序。亦謂不盡出武帝時。如思慈翁。戰城南。巫山高。有所思。卽藝文志漢興以

來兵所誅滅歌詩也。上之回將進酒臨高臺。遠如期。卽藝文志出行巡狩及游歌詩也。而未驚則美漢初朱鷺之瑞。上陵則食舉舊曲也。是則十八曲非出一時。因一事而作者。其間或雜以民間歌謠及男女恩怨之事。其詳終不可考知矣。雖然。詩辭及作者縱非盡出武帝之時。亦不害其爲武帝時新聲。蓋延年協律。雜采歌謠。兼及辭人舊製。原不必同時人所造爲也。自魏晉迄唐。易姓之主。每令臣工放製。大都頌美功德之辭。與原意有別矣。

終漢之世。此之三聲迭爲消長。而雅聲古淡。不樂時耳。雖尙存肄。已同餽羊。觀王禹弟子所請。

班固漢書禮樂志成帝時。謁者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龜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中略）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中略）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

哀帝詔書所留。

班固漢書禮樂志。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中略）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中略）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雅聲淺微。概可知矣。及至東漢。明章兩朝。經術稱盛。然曲操未作。

馬端臨文獻通考樂考一。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

樂器不修。

馬端臨文獻通考樂考一。章帝時。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用十二月迎氣樂也。

而俗樂則奏之宗廟朝廷。用之王會燕饗。歷世滋益。故班孟堅饑其備數。

班固漢書禮樂志。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中略)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

鄭漁仲詆其違古。

鄭樵通志樂府總序。然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斑。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則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不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而享燕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

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爲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

然樂主在和。聲沿時異。果律呂調協。辭情雅正。何必遠慕簫韶。遐想夏濩。事有終不可復之古者。此類是也。識變之士。又何病諸。嘗尋漢代樂府。雖因嬴秦遺制。實啟魏晉新聲。固古今歌詩之樞紐也。蓋自樂府既立。制作日繁。鐃歌二十二曲。既爲後世郊祀樂章所祖。而民謠采集。風體競興。東京作者。篇章遂富。飲馬長城。羽林陌上。諸曲叙事抒情。樸而能茂。上可比隆國風。下足鎔範後世。而隋代清商所存舊曲。多出此時。由後望前。邈如皇古矣。

杜佑通典。清樂者。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舊曲。樂器形制。並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中略）文帝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

按舊唐書音樂志曰。白雪。周曲也。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也。漢世謂之三調。然考漢書禮樂志。唐山夫人房中祠樂。已用楚聲。則名出周人。實非周舊矣。今考舊唐書音樂志所載。清樂四十四曲。其間三調。有聲無辭。聲辭存者。漢曲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鳳將。離明之君（共二首）鐃舞八曲。皆六代以來。播遷南北。屢而存者。在彼時已爲古調矣。可知聲律曲度。隨時代變。隋文帝所謂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者也。

雉子班 十三	有所思 十二	芳樹 十一	君馬黃 十	將進酒 九	上陵 八	巫山高 七	戰城南 六	雍離 五	上之回 四	艾如張 三
		邕熙 十一	應帝期 十	平關中 九	平荆南 八	屠柳城 七	定武功 六	舊邦 五	克官渡 四	獲呂布 三
	從歷數 十	承天命 十一		章洪德 九	通荆門 八	關背德 七	克皖城 六	秋風 五	伐烏林 四	據武師 三
於穆我皇 十四	惟庸蜀 十	天序 十一	金靈運 十三	因時運 九	文皇統百揆 八	平玉衡 七	景龍飛 六	時運多難 五	宣輔政 四	征遼東 三
雉子游原澤 十一	有所思 十	芳樹 九	君馬黃 八	將進酒 七	上陵 六	巫山高 五	戰城南 四	離 三		
										艾張 三
	期運集 十	於穆 十一		石首局 九	昏王恣淫慝 八	鶴樓峻 七	漢東流 六	忱威 五	道亡 四	桐柏山 三
聖道洽 十三	嗣丕基 十二	克淮南 十一	定汝穎 十	破侯景 九	禽肅明 八	戰芒山 七	武定 六	滅山胡 五	殄關隴 四	戰韓陵 三
平東夏 十四	援江陵 十	受魏禪 十一	哲皇出 十三	取巴蜀 九	平漢東 八	戰河陰 七	克沙苑 六	復恒農 五	平竇泰 四	迎魏帝 三
	東蠻 十	高昌 十一	吐谷渾 十三	靖平邦 九	鐵山碎 八	河右平 七	苞枿 六	奔鯨沛 五	涇水黃 四	戰武牢 三

十四	聖人出								
十五	仲春振旅								
十二	太和								
十二	玄化								
十二	大晉承運								
十二	上邪								
十二	惟大梁								
十四	受魏禪								
十五	禽明徹								
十六	臨高臺								
十六	夏苗田								
十六	服江南								
十七	遠如期								
十七	仲秋備田								
十六	刑罰中								
十八	石留								
十八	從天道								
十八	遠夷至								
十九	務成亡								
十九	唐堯								
十九	嘉端臻								
二十	玄雲亡								
二十	玄雲								
二十	成禮樂								
二十一	黃爵亡								
二十一	伯益								
二十二	鈞竿亡								
二十二	鈞竿								

【註】表中數字乃曲篇次第。惟柳宗元所作。自云取晉魏義。用漢篇數。其次第是否與漢曲相當。不可知。故不記數字。

宋書樂志曰。漢鼓吹鑿歌十八篇。按古今樂錄皆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晉書樂志曰。漢時有短簫鑿歌之樂。其曲有朱鷺……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

古今樂錄曰。漢鑄歌十八曲。一曰朱鷺。……又有勝成。玄雲。黃爵。鈞竿。亦漢曲也。其詞亡。或云。漢鑄歌二十一。無鈞竿。古今注曰。鈞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鈞竿詩。遂傳爲歌曲。郭茂倩樂府詩集曰。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鑄歌。及魏受命。使繆襲改其十二曲。而君馬黃。雉子班。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鈞竿十曲。並仍舊名。是時吳亦使章昭改製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而魏吳歌辭存者惟十二曲。餘皆不傳。晉武帝受禪。命傅玄製二十二曲。而玄雲鈞竿之名不改。漢舊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庭十六曲。梁高祖乃去其四曲。更製新歌。合四時也。北齊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黃爵。玄雲。鈞竿。略而不用。後周宣帝革蕭代鼓吹制爲十五曲。並述功德受命以相代。大抵多言戰陣之事。隋制列鼓吹爲四部。唐則又增爲五部。部各有曲。唯葆羽諸曲備敘功業。如前代之制。文獻通考曰。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歌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四曰短蕭鑄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鑄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蕭鑄歌。而俱以爲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爲一。但短蕭鑄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概皆敘述頌美時主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爲葬儀。蓋鑄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簿。非惟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爲軍中之樂矣。至唐宋則又以二名合一。按唐鑄歌吹。而以爲乘輿出入。鑄歌之樂。

(五)兩京當詩體窮變之會

夫道窮則變。文亦宜然。兩京之時。其詩體窮變之會乎。自風雅寢聲。騷賦接軌。四字短韻。易爲長言。漢人循流。咸尙斯體。樂府既立。雜言復興。三五六七。一篇間出。

劉勰文心雕龍章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

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口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按體上有脫文。疑是雜字。指兩漢樂府多以雜言成篇也。

按漢志房中祠樂十七章。三言者三章。安其所。豐草萋雷震震是也。三七言者一章。大海蕩蕩。水所歸是也。其餘十三章。皆四言。郊

祀歌十九章。三言者七章。練時日。天馬。華燁燁。五神。朝隴首。象載瑜。赤蛟是也。三五六七言者一章。天門是也。四七言者二章。天地

景星是也。四五六七言者一章，日出八是也。其餘八章皆四言。他如高祖大風三句，雜用六七言。延年歌解六句，間以八字一句。鏡歌十八曲，句尤參差。悲歌、滿歌、西門、東門、孤兒、病婦等曲皆然。故舍人云然也。

而四言一體作者，蓋希世傳。韋孟諷諫，蔚爲首唱。雖義符風雅，而文乏蘊藉。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

許學夷詩源辨體，韋孟四言諷諫，章玄成四言自劾等詩，其體全出大雅。然大雅雖布置聯絡，實不必首尾道盡。故從容自如，而義實寬廣。韋孟玄成，先後布置，事事不遺，則矜持太甚，而義亦窘迫矣。又曰：徐昌穀云，韋孟輩四言窘縛不蕩。

孟堅三章，非雅非頌，結體未純。

許學夷詩源辨體，班固四言明堂辟雍靈臺諸詩，非雅非頌，其體爲變。

傅毅迪志，尙二章之流風。朱穆絕交，則庸鄙之語調。

許學夷詩源辨體，傅毅四言迪志詩，二章之後，實可繼響。又曰：朱穆四言絕交詩，語甚庸鄙，不當以古質目之。

他若房中郊祀，四言各章，大氏典麗有餘，風力微減，劣能超越陸潘，不堪並轡風雅矣。豈非四言極軌已窮於漢京乎。

許學夷詩源辨體，王敬美云：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下，四言之排律也。○按此語見王世懋藝圃擷餘，深得詩歌升降之消息。蓋五言首創於漢代，比四言之有三百篇也。四言餘波至潘陸，同五言之有排律也。

吳訥文。章辨體辨詩。選詩四言。漢有韋孟一篇。魏晉作者雖衆。然惟陶靖節爲最後。村劉氏謂其停雲等作。突過建安是也。宋齊而降。作者日少。獨唐韓柳元和聖德詩。平淮西夷雅。膾炙人口。先儒有云。二詩體制不同。而皆詞嚴氣偉。非後人所及。自是厥後。學詩者日以聲律爲尙。四言益鮮矣。大氏四言之作。拘於模擬者。則有蹈襲風雅辭意之譏。涉及理趣者。又有銘贊文體之誚。惟能辭意融化。而一出於性情六義之正者。爲得之矣。○按吳氏此論。極論後世四言之作。所以不及古之故。可謂得要。然韓昌黎元和聖德詩。蘇黃門已譏其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等句。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風雅。何其瑣屑之甚。謂之造語工。則可。謂之得雅體。則未也。詩載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固自有體。退之獨不到此邪。據此則四言一體。三百篇已造其極。後有作者。殆難追及。此漢魏之所以不得不變而爲五言也。本書體例。有由後涉前者。如後述唐人小說。涉及漢魏六朝是也。有由前及後者。此述四言之流變。兼及魏晉以下是也。所以不於當代述及者。緣其體在當代。或尙未大盛。或已無可觀。於當代文學風會無多關切也。

嘗考詩之爲體。三言既病其迫促。四言易入於平整。六字三偶。偶字難疏。八九句長。長句累氣。錯綜奇偶之間。折衷修短之際。厥惟五七言矣。故五言一體。自漢京創其規。撫魏晉揚其芳。烈唐宋而下。流衍益宏。蓋已由旁支而承大宗矣。鍾仲偉謂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誠篤論哉。

鍾嶸詩品。上品序。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然此體之在西京。不出俳諧倡樂之間。未爲辭人才士所重。

樂虞文章流別論詩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詩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於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於俳諧唱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後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擬於前代也。按彥和此句。通行本皆作李陵班婕妤好見擬於後代也。今改從御覽。文意爲長。說見後論蘇李詩下。

儻亦太白不爲律近之意歟。

按李太白論詩有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語。可見唐人尊古。此習猶存。彥和雖云隨時代用。亦以四言爲詩頌正體。豈非以三百篇在前。遂不敢議其體製歟。

故李陵婕妤見擬前代。

按合仲洽彥和二說觀之。西京五七言體。多用於俳諧倡樂。不爲辭人所重。故李陵婕妤之作。但有前代擬作之篇。非出當時本人之手。彥和欲明五言不重於西京。又以時人多惑於真僞。遂有前代擬作之論。惟今本前擬兩文。訛爲後疑。致失彥和之意。蓋自子雲爲文。好與古人爭勝。遂開擬古之風。子雲既擬易作太玄。擬論語作法言。擬倉頡作訓纂。擬爾雅作方言。擬虞箴作州箴。擬離騷

作反騷廣騷畔牢愁。擬相如賦作甘泉長揚羽獵河東四賦。擬答客難作解嘲。於時王莽亦擬周書作大誥。東漢則有傅毅張衡崔

駟馬融等之擬七發。崔駟班固張衡等之擬答客難。劉向王逸之擬楚辭。擬楚辭者。至東漢諸家。祇見蹈襲。別無精義。諸家之模擬馬班。見劉歆

依放諸子。見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擬古之風。於斯爲盛。於是樂府家亦多擬古題述古事者。魏晉以下。平原兄弟。陸傅顏謝江鮑之儔。操

翰摛文。莫不擬古。竊嘗比觀衆製。略有可言。一曰補亡。古有其義。而亡其辭。補著其文。以綴舊制。如束皙之補南陔白華六篇是也。

二曰效體。學主通方。意存兼愛。學其文體。並懷其人。如謝靈運之擬鄴中集詩八首。江文通之雜體詩三十首是也。三曰借題。情有

鬱邑。辭忌觝觸。借用古題。用申今意。如曹植陶潛之擬樂府古詩諸篇是也。四曰代作。古本無辭。事或哀豔。精感魂動。代之發抒。如

昭君怨楚妃歎諸詩是也。故擬古一體。或曰依。或曰學。或曰代。或曰效。或雖未標明擬代。而實爲擬古。或雖不用古題。而實咏古事。

大抵不出以上四義。及其後也。作者之主名既逸。轉疑真出古人所自爲矣。蘇李贈別。班姬團扇。卽此類也。後人或尊古意。篤或愛

好情深。遂謂非古人莫能爲。初未加以考正。傳之久遠。遂不可復。文人復相習承訛。動稱蘇李爲五言之始。故彥和明詩。斷爲前代

擬作。前代云者。齊代以前也。上云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辭人遺翰。莫見五言。下云見擬於前代。則擬作之人。雖不知誰氏。要是東漢

魏晉間人所爲矣。自東坡因劉子元疑李陵報蘇武書爲後人僞作。遂有河梁贈別。亦係假託之論。但未能究言其假託之由。故不

足以折升庵諸人之心。至紛紛驗地理。論帝諱。以求正其真僞者。殊爲支離矣。今據彥和擬作之言。證以當時風會。斷其非出西京。

著其說於此。而附載諸家論辨之言於後。各加按語。以備參考焉。

班固漢書蘇武傳。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絕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

歸。按李陵詩史惟載此一篇。固當時之楚聲與雜言體也。使河梁贈別果出二人。作史者何不並載耶。

按昭明文選雜詩上有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一曰良時不再至。二曰嘉會難再遇。三曰携手上河梁。又有蘇子卿古詩四首。一曰骨肉緣枝葉。二曰黃鵠一遠別。三曰結髮爲夫妻。四曰燭燭晨明月。李詩辭情尙類二人惜別之作。至蘇詩四首。昭明固未嘗以爲別李之詩。閱其辭意。大都泛叙離思之作。而第一首曰。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則似別兄弟。三首曰。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則似妻別夫。注家必欲比附爲二人之事。果何所據耶。而古文苑復有錄別數首。出蕭選外。則擬作者。又非一時一人矣。

又按摯虞文章流別論。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後人遂謂總雜不類。指文苑錄別各篇。善篇足悲。乃謂蕭選所錄。尋摯語意。非盡陵制者。指假託之未善者。不類陵詩體也。善篇足悲者。指假託而善者。情辭相稱。足以感人也。今強以分隸二書。以爲眞贋之辨。在此何哉。

鍾嶸詩品上品叙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按仲偉雖以五言始。自李都尉。又曰人世難詳。則亦未定之詞也。又曰王楊枚馬。吟詠靡聞。則古詩十九首中。枚叔八首。仲偉未嘗以爲眞枚作。故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而悲其人代冥滅也。

按仲洽仲偉彥和三君淵雅多識。文家董狐。皆論都尉而不及屬國。殆彼時獨致疑於李詩耳。昭明愛奇。兼收蘇作。亦未嘗有贈別之說也。蘇李並稱。以唐後爲多。如杜少陵李陵蘇武是吾師之句。二解四十韓退之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之言。士薦獨狐及五言詩

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之說。皇甫冉集序白樂天五言始於蘇李之論。與元九書元微之言奪蘇李之文。杜工部墓誌銘大氏文人沿習之言。初未詳加考正。未可據爲典要也。至宋人復有疑之者。而東坡首發其難。惜後人未能信也。

蘇軾答劉沔書。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句。及陵與武書。詞句儂淺。正齊梁小兒所擬。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元獨知之。按東坡志林。亦有此語。劉子元說見其所作史通雜說下。東坡但疑贈別長安。不應有江漢之句。則亦未明致誤之真因也。洪邁容齋隨筆。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稱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按此推演蘇說而別舉一證明之者也。

楊慎丹鉛雜錄。蘇文忠公云。蘇武李陵之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盈卮酒之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作。今考之。殆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託。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爾。按此反蘇說者。但亦無確證。故其辭游移如此。

許學夷詩源辨體。宋人謂蘇李詩在長安而言江漢。又謂獨有盈觴酒。與十九首盈盈一水間。俱不避惠帝諱。疑皆非漢人詩。○按子卿第四首乃別友詩。安知其時不在江漢。又韋孟諷諫詩。總齊羣邦。於高帝諱且不避。何必惠帝。趙凡夫云。說文止諱東漢秀莊

烜祐四字。而於西漢邦盈以下，皆不諱也。按此亦反蘇洪二氏之論也。

顧炎武日知錄已祧不諱條。漢時祧廟之制不傳。竊意亦當如此。故孝惠諱盈。而說苑敬慎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之內故也。班固漢書律曆志。盈元盈統不盈之類。一卷之中。字凡四十餘見。何休注公羊傳曰。言孫子齊者盈。諱文已祧故也。若李陵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又詩。盈盈一水間。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原注。李陵詩不當用盈字。容齋隨筆論之。按此說又可贊洪說之成立也。

何焯評文選。李詩曰。子瞻辨蘇李之詩爲後人擬作。然固非曹劉以下所能辨也。評蘇詩第四首曰。江漢浮雲。一失不復返。一分不復台。以比離別。不得以地非塞外爲疑。少卿詩曰。皓首子卿報以隨時。亦不欲其沒身異域。示之以不可長也。按此說亦依違。

按總觀以上諸家之論。所爭祇在江漢非別地。盈觴未避諱二點。何論江漢得文家之妙。顧辨避諱成洪氏之說。然皆枝節之談。余意何說縱有理。亦不足以證此詩必爲別李陵。洪說縱不成。如許所駁。或詩本不作盈。亦不足以證此詩必作於西京。至擬作之人。究屬誰氏。則楊何二氏。雖不主蘇說。而皆以爲建安才士之流。其辭游移如此。則其心亦終有未安可知。惜皆未從一代風會之大處着眼。故有此紛紛也。

又按此事既明。則班姬團扇。固可比類而推。卽世傳西京五言。有主名者。如卓文君白頭吟。虞美人答項王歌。其爲後人代作。亦無可疑。至枚乘古詩八首。則自來卽多異說。詳後若邪徑敗良田。一雌復一雄之類。則仲治所謂俳諧倡樂也。樂府詩集所傳古辭。玉臺新詠所載古詩。則大都出於東京。容有魏晉所製。未可上溯西都。今略舉前人之說如左。

鍾嶸詩品上。漢婕妤班姬。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意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嚴羽滄浪詩話。考證門。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爲顏延年作。

按仲偉於團扇未嘗致疑。至謂出於李陵。而其論李陵則曰。人世難詳。殆就詩之體製論之。近於河梁之作耳。未必以作者論也。滄浪謂樂府以爲延年作。未詳所謂樂府爲何書。今本樂府詩集。則固曰班婕妤也。玉臺新詠同。要以彥和之說爲正。

馮舒詩紀匡謬。按宋書樂志相和已下諸篇。其無人名者。皆曰古辭。樂府詩集靈芝等篇亦然。鍾氏詩品曰。古詩其源出於國風。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製。則作者姓名既無的定。漢魏之界頗亦難分。古之云者。時世不定之辭也。昭明所選。一十九章。或云枚乘。或云傅毅。概曰古詩。原其體分。意亦如此。詩既如此。樂府可知。概歸之漢。所謂無稽之言。君子弗聽矣。

又曰。宋書大曲。有白頭吟。作古辭。樂府詩集太平御覽亦然。玉臺新詠題作皚如山上雪。非但不作文君。並題亦不作白頭吟也。惟西京雜記。有文君爲白頭吟。以自絕之說。然亦不著其詞。或文君自有別篇。不得遽以此詩當之也。宋人不明其故。妄以此詩實之。如黃鶴杜詩注。合璧事類引西京雜記之類。並入此詩。詩紀因之。詩刪選之。今人遽云有此妙口妙筆。真長卿快偶。可笑可憐。按玉臺新詠卷一。合日出東南隅行。相逢狹路間。隴西行。豔鵲行。雙白鵝。總題曰古樂府六首。

按馮說古辭及白頭吟甚明。自可信。至虞美人答項王歌。出於楚漢春秋。其書久佚。後人輯本。已非陸賈原書。見王先謙漢書補注。且太史公作史記。楚漢間事。多采自陸賈。不應但載項王歌。不載虞姬答歌。其爲後人代擬無疑。

古詩十九。致疑枚叔。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固兩漢之作也。

鍾嶸詩品上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李善文選注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之李陵之上。

于頔吳興晝公集序。梁昭明所造文選。錄古詩十九首。亡其姓氏。觀其詞。蓋東漢之世。蘇李之流。

楊慎丹鉛雜錄。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襲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漢武帝已收秦朔。用夏以後詩也。

王世貞藝苑卮言。鍾嶸言行行重行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後併去者日以疎。五首爲十九首。爲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鬱鬱。遊戲宛與洛。爲詠東京。盈盈樓上女。爲犯惠帝諱。按臨文不諱。如總齊羣邦。故犯高諱無妨。宛洛爲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兩宮雙闕。亦是東京語意者。中間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

按世稱古詩十九者。因昭明選古詩中十九首入錄也。觀仲偉之言。是齊梁間本。合上山采蘼蕪等篇之失名者。並稱古詩也。徐陵玉臺新詠。首錄古詩八首。懷懷歲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在十九首內。此外更有上山采蘼蕪。四座且莫

誼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四首。但不知仲偉所謂四十五首之目如何耳。彥和用或說。蓋亦疑辭。玉臺始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遠。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蘭若生春陽。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九篇爲枚乘作。而分行行重行行。後八句爲一首。合蘭若生春陽十句於庭中有奇樹爲一首。與文選異。宋本亦有與文選同者。見紀容舒玉臺新詠考異。證以陸機所擬。則文選分篇爲長。彥和所謂或說。當卽自來相傳有此語。徐陵始實之耳。李注文選。特舉宛洛上東門等句。其辭兼東都。非盡是乘。則唐代竟有以十九首皆枚作者矣。傳久益訛。亦理之常也。楊升庵以玉衡指孟冬一首節侯與漢未用夏正時合。疑爲西京之詩。王世貞顧炎武。顧說見前又以青青河畔草一首用盈盈不避惠帝諱。謂爲東都之作。近人復有以懷懷歲云暮一首言涼風與月令合。亦是太初以前之辭。其說紛紜如此。不知西京縱有五言。亦必非枚叔所作。摯劉之說甚明也。且其詩皆泛寫孤臣思婦朋友契闊死生新故之感。安見定爲枚作。宜以昭明仲偉之論爲準。至卽廷槐謂與楚騷同時。則雖阮亭歷友皆不謂然。是又尊之太過者之失也。見師友詩傳錄

然則論五言所始者固當以西京爲河源。而龍門積石之奇觀終在東都矣。東都衆製古詩十九之言情。

廬江小吏之叙事。可謂雙美。而樂府歌詩五言尤盛。

按樂府之制。有依律以製辭者。有採詩而協律者。郭茂倩樂府詩集。每以協律之辭與本辭並載。其本辭皆五言古詩也。至明人以樂府往往敘事爲與古詩相異之處。殊不盡然。又以古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遒深勁絕。爲二者之別者。亦非探本之論。見徐棨詩談藝錄

蓋漢代樂府多取敘事之詩。而協律之時。又必增損字句。遂覺有此分別耳。魏晉以下。競擬樂府。而無詔伶人。詩聲既離。二體遂亦無別。唐世稍稍變古。雖事非協律。而音節務求近之。明人不察。乃有此論。

其間善篇。雖使李杜操翰。猶當遜其古茂。豈非新興之氣。難與比隆哉。至七言之作。雖亦見端漢代。覈其次。第又復後於五言。世有以柏梁賡歌當之者。非其質矣。

顧炎武日知錄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紀。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爲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尙有十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太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十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今按亭林此說。考證精確。較然可信。然自來論七言起源者。必舉此詩。蓋亦習而未察。雖彥和不能免焉。則其所從來遠矣。

按歷來稱四言五言者。或去足句之兮字數之。故孺子滄浪。彥和謂之五言全曲。或連足句之兮字數之。故徐淑。敍別。仲偉。謂之五言作家。平子四愁。首句連兮字七言。故昭明文選。謂之七言。王闡運八代詩選。歸之雜言。覈其體製。固與垓下之歌。三侯之章。同類。可謂七言古詩變而未純者也。逮魏武不喜用兮字足句。文帝燕歌行。遂爲後世七言歌行之所昉。然六代此體。終不若五言之盛。至李杜而波浪始壯闊矣。文體興起之先後。蓋亦有運會焉。不可強也。

故知論文體之肇興者。當於其風會已成之時。若摘句一篇之中。搜章衆製之內。謂五言興於虞庭。七言成於周世。則一代之殊尙。古今之因革。何由見焉。

(六) 史體之大成及馬班之同異

昔劉子元著史通。牢籠史籍。區以六家。而宗諸二體。六家者。一曰尙書家。記言之史也。二曰春秋家。記事之史也。三曰左傳家。編年之史也。四曰國語家。國別之史也。五曰史記家。通古紀傳之史也。六曰漢書家。斷代紀傳之史也。二體者。一曰編年體。以左傳爲宗。二曰紀傳體。以馬班爲宗。其論甚偉。

按劉子元史通。論流別。則區分六家。辨體製。則惟宗二體。其六家別馬與班者。通古斷代。其流不同也。二體合馬與班者。同爲紀傳之體。又班出於馬也。浦起龍通釋。謂劉於二體。首奉左班。覈諸二體。篇文。不如是也。二體篇首曰。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苟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尙。後曰。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苟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

十。歷代褒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語意分明。未嘗宗班而祧馬也。其識鑒篇復有馬班同風連類之言。未聞專奉班以配左也。

竊嘗推究其旨。六家區分。蓋亦以大體論耳。若覈其實。則尙書豈無記事之文。春秋亦用編年之法。國語則逸文別說。左氏之外傳也。而史記之體。實兼綜五家。其修本紀。春秋之旨也。

劉知幾史通六家篇。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

又世家篇。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

又列傳篇。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

載詔令尙書之法也。

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中。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按實齋謂尙書折入春秋。故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然則馬遷雖近紹春秋。實遠師尙書矣。

紀表書傳本左氏之遺規。

章學誠文史通義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

列國世家具國語之微體。

按遷史有吳魯燕齊諸國及漢諸侯王世家。班史於當代諸侯王皆改爲傳。劉子元曾舉三事。譏遷史。後之論者。多疑世家創例未純。不知馬遷作史記。班氏謂其據左氏春秋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今按其文詞。不但取其所記之事蹟。實兼用其體例。如魯世家書齊伐我。燕世家稱今王喜。及紀列國事不用周天子紀年是也。然則世家之於國語。亦具體而微者矣。

而通古可包斷代。馬史又班書所自出也。

劉知幾史通六家篇。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以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

至其精意所存。則將上協六經。異傳。旁通百家。雜語。作漢代之。一經。俟百世而不惑者也。

司馬遷史記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惟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

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若子長者。豈非集古代史體之大成。識先聖制作之微意者哉。嘗考史官之流。厥爲道家。其官史也。故能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其術道也。故能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本末精粗。秩然無紊。莊生所謂舊法世傳之史。明乎數度也。

班固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按莊子天下篇。稱內聖外王之道。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蓋古者學在王官。職司雖散爲三百六十。而其本數末度。則咸在史官。故能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觀周官太史所掌。治教禮政刑事之大典。皆統屬焉。其關係之要可知矣。隋志論史官之才。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前言往行無不識。天文地理無不察。人事之紀無不達。子長之作史記。庶幾此志矣。

司馬氏世典史職。談復深明治體。嫻習道術。

司馬遷史記自序。司馬氏世典周史。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

子長世其家學。發憤著書。故能紹春秋之絕統。立史部之宏綱。自許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信非夸誕矣。

司馬遷報任安書。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乃自子雲詆曰愛奇。

揚雄法言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班氏譏其崇道。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贊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按此班彪之論也。見後漢書彪傳漢人惟欲向深明古代學術流別。班志藝文盡取其說。則孟堅非不知道家原出史官也。且考史記

孔子爲世家。次老子於申韓。其自序稱十歲誦古文。周壽昌曰。素隱云。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尙書。按史公十歲。伏生

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書儒林傳。周說是。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

遺風。鄉射鄒嶧。隄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又其著書欲正易傳。紹春秋本詩。書禮樂。何嘗後六經哉。特古之所謂道。不可與後世之所謂道者並論。觀莊子天下篇可知。若史遷者。倘所謂明夫古之道術者歟。

張守節正義裴駰集解序注大道者。皆稟乎自然。不可稱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黃帝老子道崇斯道。故太史公

論大道。須先黃老而後六經。

又按今人錢塘張采田著史微。其原道篇有曰。蓋六經皆先王經世之粲然者。而道家則六經之意也。自天子失官。史與道分。孔子聞於老聃而刪述焉。六經折入儒家。而先王之意隱矣。語與莊子天下篇同旨。皆能見古代史學之微意者也。

王允目爲謗書。

范曄後漢書蔡邕傳。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傳於後。

後人不察。妄肆詆訾。遂令史遷學術文章。不明於世。可勝歎哉。且子長當舉世競於辭賦之時。獨能宗經法聖。補藝拾遺。雖立體創例。間多疏略。固命世之奇傑矣。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贊。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

以勤矣。班彪傳同

范曄後漢書班彪傳。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尙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

按班氏父子皆譏遷史體例疏略。此自草創之作。勢所難免。至彪舉不詳同時人郡縣及字爲證。則尤微細之甚。不足害其宏綱也。觀其揚推前賢。續述行事。人不必求其備。事不必書其全。而抑揚往復之間。取舍分合之際。咸具精意。是以前修追蹤而莫及。後賢枕藉而靡窮。

按史記記事。於取舍分合之間。皆有精意。後之評論至夥。今略舉數事以見一斑。

史記考證。項羽本紀。索隱。項羽不可稱本紀。宜降爲世家。臣照按史法。天子則稱本紀。蓋祖述馬遷之文。馬遷之前。固無所爲本紀也。但馬遷之意。並非以本紀爲天子服物采章。若黃屋左纛。然非天子不可用也。特以天下之權之所在。則其人係天下之本。卽謂之本紀。若秦本紀。言秦未得天下之先。天下之勢已在秦也。呂后本紀。呂后固亦未若武氏之篡也。而天下之勢固在呂后。則亦曰本紀也。後世史官以君爲本紀。臣爲列傳。固亦無可議者。但是宗馬遷之史法而小變之。固不得轉據後以議前也。索隱之說。謬矣。按項羽呂后稱本紀。後人多非之。考證之說最允。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以孔子入世家。推崇已極。亦復斟酌盡善。王介甫妄譏之。全不考三代制度時勢。不識古人貴貴尙爵之意。困學紀聞。史記正誤篇。又載王文公及潘水李氏說。皆非也。按孔子稱世家。王說甚當。至何良俊謂史遷逆知其必有褒崇之典。故遂爲之立世家。則爲妄說。吾湘郭耘桂先生（倬瑩）曰。陳勝起自羣盜。僞王六月而死。亦得參列其間。此管叔伏誅。猶得比肩於曹蔡之例也。雖社稷靡聞。子孫不嗣。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時無共主。自領郡縣。草創制度。比諸封君。則未可降與萌庶伍矣。吳越僻處。不染華風。勝之稱王。殆以自擬歟。孔子布衣。初無爵命。亦得僭同侯伯。居之不疑。求諸往事。絕無可疑。然修明六藝。立道之極。世守其學。人各名家。豈特出完之盜。齊必至和。始光復故物。二篇之立。不同恒科。泥親取合。說必致窮矣。其說與章實齋遷史體圓而神。之理相合。

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按申韓之學。皆自謂本於老子。而實失老子之旨。史公自序述其父說道德與名法各爲一家。而於此贊又明辨之。言其似同而實異也。說者譏韓非不當與老子同傳。蓋未喻史公微旨。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貞所移易篇次，有非是者，有似是而不必者。如老韓同傳，正以老子清虛，不有其身，故無情，則必入於深刻，故使同傳。今乃謂其敘迹全乖而欲移之，真強作解事。

顧炎武日知錄，班孟堅爲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爲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

章實齋文史通義書教下，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游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篇題，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原注如孟子與三鄰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原注如子貢已在弟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尙書之遺者乎。

乃子正子元轉以此致疑，殆亦千慮之一失乎。

司馬貞補史記序，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惡淫，用垂炯誡，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郝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折而不載，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卽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爲蓋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

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巖竦。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劉知幾史通人物篇。子長著史記也。馳騫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臬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

又雜說。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逮炎精再興。班氏繼作。叔皮斟酌前史。首著慎覈整齊之論。

范曄後漢書班彪傳。彪乃繼探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前略。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

孟堅綴集遺聞。復標文瞻事詳之美。

范曄後漢書班固傳論。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六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觀固自序。亦將以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誠足以媲美子長矣。後之論者。或甲班而乙馬。

劉知幾史通鑒識篇。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旣甲班而乙馬。○原注。王充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瞻。觀者以爲甲。以太史公爲乙也。

或劣固而優遷。

劉知幾史通鑒識篇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原注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稱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史遷

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

又煩省篇。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辨者久矣。及于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甚。(中略)余以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

或謂班書體密爲優。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魏禧序十國春秋。謂遷僅工於文。班固則密於體。以是爲史漢優劣。不知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爲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爲力。此固未可同日語耳。至於篇目之類。固不必泥於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後代所無。或前代所無而後代所有。自不妨隨時增損改換。

或許史遷文樸可喜。

洪邁容齋隨筆。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戒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戒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戒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戒奴爲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

抑揚任意。高下在心。要未可爲定論也。千古而下。惟實齋章氏。圓神方智之說。獨能得一家之精髓。識兩京之風尚。

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下。尙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尙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而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尙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後世史家。所以多擷蘭臺之餘芬。鮮及龍門之高躅者。豈非體方者易循。神圓者難學乎。故仲豫刪略班書。尙稱典要。

四庫全書總目。漢紀三十卷。荀悅撰。獻帝好典籍。以班回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張璠漢紀亦稱其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大行於世。

而褚生補苴馬史。徒見鄙辭也。

顏師古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斬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按趙甌北謂十篇之外。就有少孫增入者。詳見廿二史劄記。文繁不具錄。

若夫東觀之記。時歷三朝。人更十姓。自唐世以前。齊軌馬班。取範後代。名重已久。今雖零落。而遺文逸簡。猶足補范史之闕文。存一代之大典。亦史部之宏製哉。

劉知幾史通。正史篇。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並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

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按四庫總目提要曰。自是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

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尤繼卒。按提要曰。此漢紀之初續也。復命

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思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

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實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

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按提要曰。此漢記之再續也。蓋至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

禪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有朝會車服二志。後坐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董卓作亂。舊文

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注記。按提要曰。此漢記之三續也。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續漢書郡國志。今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三史謂史記漢書及東觀史也。吳志呂

蒙傳注。引江表傳。權為蒙曰孤統軍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又孫峻傳注。引吳書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晉書傅休奕傳。撰

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隋書經籍志有三史略二十九卷。吳太子太傅張溫撰。皆指此。自唐以來。東觀記失傳。以范蔚宗書當三史

之一。

劉知幾史通。模擬篇。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

四庫全書總目。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爲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集諸儒註范書。盛行於代。此書遂微。(中略)書中所載。如章帝之詔增修羣祀。杜林之議郊祀。東平王蒼之議廟舞。並一朝大典。而范書均不詳載其文。

(七) 篇體變古之漸

漢世羣才造作。日富餘力。未沫。體製遂繁。是故悅豫之懷。宣而頌贊作。悼痛之情。發而哀誄興。銘以稱功。著弘潤之能。箴以補闕。昭敬慎之美。碑以崇德。極揄揚之才。莫不隨事命名。稱情立體。含章耀采。緯詩經文。觀彥和之所評騭。

劉勰文心雕龍頌贊篇。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淺深不同。詳略有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征。原作巡按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

謬體哉。馬融之廣成東巡。

原作上林。據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改。

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

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

又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而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又箴銘篇。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旭。原作昶。據唐本改。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之銘。原作銘。思獨冠古今。據御覽改。思燭古今。橋公之鉞。則吐納典謨。朱

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於敬通雜器、準履武銘。原作戒銘。據唐本改。而事非其物。繁略遠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

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白杵之末。會名器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

又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經。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鑿鑑有

徵。可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

又誄碑篇。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

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據唐本增。其事二字。辭靡

律調。固誄之才也。

又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胡原作乎。據唐本改。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

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矣。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

亞也。

又哀弔篇。暨漢武封禪。而霍嬭原作子侯。據唐本改。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降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原作代。據唐本改。

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仿佛乎漢式也。原作武。據唐本改。至於蘇順張升。竝述哀文。雖發其

華。而未極其實。

又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異。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側愴。讀者嘆息。及卒

原作平。據唐本改。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吊屈。思積功寡。意深反騷。原作文略。據唐本改。故辭韻沈隄。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詰。原作語。據唐本改。然

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

流別之所品藻。

摯虞文章流別論。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又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嚴可均曰。十二當作二十五。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辭。署名曰

百官箴。

又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夫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之器銘之嘉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机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平契。無不有銘。文多穢病。討論潤色。言可采錄。

又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孺夭折。不以壽終者。

既有以得其高下矣。而二氏所評各家。大都東京之彥。故班志藝文。於此諸作。不與詩賦比量同觀。

按藝文志。於六藝諸子之外。特立詩賦一略。不以屬之六藝之詩家樂家。而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入賦家。劉安劉向等琴頌七

篇出樂家。按漢志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班固自注。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據頌師古注。知黃帝銘六篇入道家。又劉

向之列女傳頌

按漢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自注、太

揚雄之州箴官箴酒箴

按漢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自注、太

漢書胡廣傳、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則雄見存應有二十篇中。司馬相如之荆軻讚按莫志雜

筆始要荆軻。章太炎曰。司馬相如始為荆軻讚。以輔助論者。據此則讚應與論相承屬者。以及孔甲盤孟銘大命有箴

銘夏箴皆附入諸子略中。以此推之。知董仲舒之山川頌

見古文苑東方朔之早頌

見藝文類聚

吾丘壽王之驃騎將軍頌

見後漢書班固傳

淮南王之國都頌

見本傳

王褒之甘泉頌、洞簫頌、聖主得賢臣頌

見本傳

碧鷄頌

見後漢書西南夷傳

劉向之高祖頌

見漢書高祖紀贊

熏鑪銘

見文選景福殿賦注

劉歆之斛銘

見隋書律曆志上

亦當或入賦家。或在其所著書中。皆不特著其目。不同詩賦之別出一略。豈非以凡此諸體

作者寥寥。不足與詩賦比隆歟。

若夫名實之異。體用之殊。後賢於此。每多詬病。斯固綜覈之正術。非變通之微旨矣。

按彥和論頌則謂告神之體。浸被於人物。論贊則稱明助之用。漸變為貶褒。論銘箴則譏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論誄碑則申貴賤長幼之義。詳裨岳麗牲之用。仲洽論頌致意於古頌之義。論銘反覆於銘器之文。論碑辨析於廟墓之制。可謂能正名辨物者矣。然詳觀二氏所論。雖於名實體用之間。辨別至明。亦未嘗不以爲古今質文之變也。近世太炎章氏。病後世文敝。務爲綜覈。遂斥漢末文士事不師古。以意題別。謂宜刊剟殊名。言從其本。意主矜時。言遂激越。至欲省廢哀祭碑狀諸體。斯執法之過。近於寡恩。好古之篤。嫌於拘泥者矣。

蓋文心善變而靡窮。篇體隨時而代用。或蠶蛻於初型。或蕃衍於古式。惟變所適。孳乳浸多。且東漢之時。

四言既成。弩末賦體已。嘆觀止才智之士。錯綜詩賦之體。經緯文筆之用。塗軌別開。故能託雅致於柔毫。發奇情爲新采。雖未盡準的前修。庶幾楷模後世矣。然如伯喈擅美碑製。猶不免諛墓之譏。

顧炎武日知錄。蔡伯喈集中。爲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實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

按後漢書郭泰傳。泰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邕蔡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惟郭有道無愧已耳。則亭林之譏。未爲過矣。準此而推。讚頌銘誄之文。專務盈辭。背立誠之訓。概可知矣。故桓範世要論。譏讚象之文。以虛爲盈。以亡爲有。聖人所疾。庶人所恥。又論銘誄之作。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欺曜當時。疑誤後世。考範建安時人。其所譏彈若此。則當世文弊。已爲有識所非議矣。

自餘樂松之徒。其淺陋妖僞。更不足論矣。斯則人心風俗之憂。所謂衰世之文也已。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鳴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

陽球奏罷鴻都文學。疏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於時。或獻賦一篇。或烏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思。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

(八) 建安文學之殊尙

漢自桓靈失德。方宇崩潰。學術則拘墟成說。靡所發明。文章則馳聘華詞。漸入煩濫。蓋道文已離。而情性亦舛矣。魏武以命世之才。值喪亂之運。長懷慷慨。雅尚篇章。雄圖所屆。不特鷹麟寰區。直欲虎變文囿。是以海內才傑。咸萃洛都。武略既宣。文風斯盛。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官於青土。公幹殉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枉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曹植與楊德祖書。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賅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雖四曹競爽。互有短長。

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儻。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

鍾嶸詩品上品。魏陳思王植。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榮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

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暎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又中品。魏文帝。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詮衡羣彥。對揚厥弟者耶。

又下品。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意。叡不如丕。亦稱三祖。

按彥和仲偉持論不同。若覈其實。文帝才麗而思放。思王藻深而情鬱。藻麗乃當世之同風。放鬱則二人之殊致。然放者易流。鬱者難盡。放者近誕。鬱者彌真。以此論之。鍾評差勝。惟列孟德於下品。以爲劣於二子。則不免囿於重文輕質之見。實則武帝雄才雅量。遠非二子所及。雖篇章無多。而情韻彌厚。悲而能壯。質而不野。無意於工。而自然諧美。猶有漢人遺風。此乃天機人力之分。非可同日而語也。若明帝之居下品。庶無可譏者。後人如王元美。亦發子建不如父兄之論。大氏喜丕之俊放。病植之溫雅耳。

七子聯珠。各懷偏至。

魏文帝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聘。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榭。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

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又與吳質書。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而得文。

按合二氏所論。仲宣兼善而詩賦尤美。故能獨冠羣才。偉長之賦。其匹敵也。而子桓稱其有齊氣。殆以其才辯。有稷下諸子之風歟。齊或作奇。非林瑀長於章表符檄。書記之美者也。公幹五言。仲偉以輔思。王德璉和而不壯。彥和所謂學優之文。又其貳也。此皆前世的評。較然可信者矣。

而大抵所歸。皆主氣質。矩度裁成。雖足振蕩。衰劫猶未追蹤。典則蓋偏。霸之雄才。非休明之極軌也。

魏文帝典論。論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之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

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按彥和風骨篇，暢發主氣之旨。謂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而彥和論建安文士，亦多舉氣爲言。如論詩有慷慨以任氣之語。論樂府有魏之三祖氣爽才麗之言。論才略有孔融氣盛，論體性有公幹氣褊之說。然則主氣之論，實建安文學之殊尙矣。竊常論之，文帝所謂氣，卽彥和所謂風。風者文中所述之情思，有運行流暢之力者也。亦卽文家所謂意。意者志也。志亦兼情思爲言。故在人則爲情思，爲氣質，爲意志。在文則爲氣，爲風，爲力。言各從其便，皆與文章之采色對稱。故彥和申論重氣之旨，舉翬翟備色而力沈，鷹隼乏采而氣猛爲喻。東漢文敝，作者好騁詞華，絕無新意。雖藻采鋪荼，而情思索莫。緣經術久漸，文尙和緩。辭賦已盛，人競敷陳。二者之弊，遂成庸凡漫衍之習。且於時民俗，偷薄散緩。魏武救之以刑名，務爲清峻。而海宇多事，才士皆有慷慨靖亂之心。言爲心聲，發而不覺。文學正平已肇其端。建安諸子益張其勢，是則文氣之論，雖發自子桓，實得於人心所同然。蓋亦有補偏救弊之意也。

故彥和論文於此諸家微存貶抑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又樂府篇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

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

豈非術兼名法。士崇跡弛之所致乎。

按彥和謂魏之初霸。術兼名法。風聲所被。人務校練。未能和雅。而好臧否異同論。論辨之風以著。其後遂有鍾傅校練一流。又魏武自得冀州。崇獎跡弛之士。雖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皆在所甄拔。世俗化之。相矜以通俛。不檢束於禮義。自是以來。儒術日輕。玄風漸啟。故其志意淫蕩。情辭哀急。而士風放矣。其後遂有裴荀玄遠一派。

今綜觀當時文製。五言一體。實多傑構。推原其故。鄴下諸子。陪游東閣。從容文酒。酬答往復。輒以吟詠相高一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日昔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

又敘詩爲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並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

鍾嶸詩品。上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之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五言新製。天機乍啟。人力未臻。後起之傑。得以使才。二也。

按漢魏五言。論者各異。或標其同。或摘其異。標其同者。如嚴滄浪云。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摘其異者。如陳繹曾云。凡讀漢

詩先真實。後文華。凡讀建安詩。於文華中取真實。又云。東都以下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亦有於同異之間。加以區別者。如許學夷云。漢魏同者。情興所至。以情爲詩。故於古爲近。魏人異者。情興未至。以意爲詩。故於古爲遠。同者乃風人之遺響。異者爲唐古之先驅。又云。漢魏五言。滄浪見其同而不見其異。元瑞見其異而不見其同。愚按魏之於漢。同者十之三。異者十之七。同者爲正。而異者始變矣。漢魏同者。情興所至。以不意得之。故其體皆委婉而語皆悠圓。有天成之妙。魏人異者。情興未至。始着意爲之。故其體多敷敘。而語多構結。漸見作用之迹。故漢人篇章不越四五。而魏人多至成什矣。合觀三說。可知漢詩發於自然。不假人力。魏詩亦有之。魏詩成於學力。兼見天真。漢詩或無之。此非漢劣於魏。緣此體在漢初不爲學者所重。其體未尊。流傳之作。多無名氏。是其證也。然正因此得全其天真。魏代此體已成。文人競作好之。彌篤爲之。遂工。然學優才絀者爲之。則徒見作用。徒有敷敘。轉失自然之趣。此亦文體流變之公例也。任合一體之源流觀之。迹象宛然。不難指掌而得。未易遽以時之古今。判高下之界也。

又其末葉。持論漸精。論著之文。遂高往代。

見後論魏晉論著文節下。

其餘衆製。若賦頌碑銘之流。檄表哀誄之類。體必恢宏。辭每繁博。則固增華於漢式者也。雖亦未乏宏才。不足獨標世美矣。

按文心雕龍論賦。但舉仲宣偉長。論誄。但稱陳思。論章表。但列孔璋陳思。論碑碣。則謂孔融所創。有慕伯喈。論頌贊。則稱魏晉辨頌。鮮有出轍。或踵武前修。或增華後代。要不足比隆五言也。故論魏代文學者。當於彼不於此。亦猶漢主於賦。唐主於詩。各有殊美。以

爲一代標目也。

(九) 魏晉之際論著文之盛況

聖。思。理。之。精。蘊。發。文。章。之。奧。采。易。漢。氏。之。頽。轍。振。戰。代。之。宗。風。者。其。魏。晉。論。著。之。文。乎。自。兩。京。崇。儒。百。家。被。黜。石。渠。論。藝。白。虎。講。經。儒。言。之。宏。於。斯。爲。極。雖。美。制。略。存。而。遺。文。久。缺。居。今。思。古。慨。然。而。已。

按西漢宣帝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儒林傳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

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宣帝紀其與議石渠諸儒。蕭望之外。姓名見儒林傳者。凡二十二人。易家二人。博

士沛施雠。黃門郎東萊梁丘臨。書家五人。博士千乘歐陽地餘。濟南林尊。譯官令齊同堪。博士扶風張山拊。謁者陳留假倉。詩家三

人。淮陽中尉魯韋玄成。博士山陽張長安。沛薛廣德。禮家二人。博士梁戴聖。太子舍人沛聞人通漢。公羊家五人。博士嚴彭祖。侍郎

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梁家五人。議郎汝南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其議奏之見於藝文志者。書四十二篇。禮三十

八篇。春秋三十九篇。論語十八篇。五經雜議十八篇。凡一百五十五篇。

又按東漢章建初四年。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官及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其制有承制問難

者。有與議者。有奏上者。有撰集者。其姓名可考者。承制問難者。五官中郎將魏應。習魯詩。與議者。魯恭。習魯詩。賈逵。習古文。尙書左

氏傳。毛詩。周官。穀梁。丁鴻。習歐陽尙書。廣平王羨。未詳。成封。未詳。樓望。習嚴氏春秋。桓郁。習歐陽尙書。楊終。習春秋。李育。習公羊春

秋。奏上者。淳于恭。撰集者。班固。其議奏。隋唐時已亡。今存白虎通四卷。出後人改編。

又有師儒授業。競作經注。衡其體例。亦復多門。雖聖意不墜。微言獲宣。是其所長。而末流煩冗。亦見羞通士。

按漢人注經。約有數體。一曰章句。沈欽韓曰。章句者。經師指括其文。敷暢其義。以相教授也。左宣三年傳疏。服虔載賈逵鄭衆或人三說。鮮叔群曰。子之馬然也。此章句之體也。斯體之失。往往過繁。爲通儒所羞。如揚子雲自傳。稱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班固傳稱其不爲章句。但舉大義是也。然其初固學者之始事。記所謂離經辨志之功也。一曰解故。沈欽韓曰。解故不必盡人能爲。章句各師具有。煩簡不同耳。一曰傳。王先謙曰。鄭敘云。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示於後。古者傳體。不但傳人事。傳理亦通用此名。一曰微。師古曰。微者釋其微旨。沈欽韓曰。微者春秋之支別。與鐸氏微同義。又曰。十二諸侯年表。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然則微者撮要之類也。又依經義推演而作者。有內傳外傳之稱。傳亦日記。解故或有簡稱。故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又或稱故訓。故。古今異言。訓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弟子展轉相授者。又曰說。其時傳記故訓。大都別行。後世始分繫經文之下。蓋本師儒論學辨理之文。卽其人之著述也。彥和論列四品。釋經爲其一。可謂識前代之文體矣。

凡此二家。亦論著之盛軌矣。然其圍範所及。不出六學。又必依經敷旨。本師著說。未能別出胸懷。自關戶牖。至於陸賈以降。辨事議政之作。箴時方人之論。雖亦條支九流。而皆蔓延雜說。上焉者固足發明己志。垂聲來葉。下焉者則體勢漫弱。依採貽譏矣。

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若夫陸賈新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潜夫。崔實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敍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漫弱。雖明乎坦塗。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

桓範世要論序。作篇曰。夫著作書論。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耳。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俶儻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義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尙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在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章炳麟國故論衡論式篇。後漢子書朋興。訖魏初幾百種。然其深達理要者。辨事不過論衡。議政不過昌言。方人不過人物志。此三體差可攀晚周。其餘雖爛雅。悉腐談也。自新語法言申鑒中論。爲辭不同。皆以庸言爲故。豈夫可與酬酢。可與右神者乎。漢初儒者。與縱橫相依。逆取則飾游談。順守則主常論。游談恣肆而無法程。常論寬緩而無攻守。道獨主清靜。求如韓非解老。已不可得。淮南鴻烈。又雜神仙辭賦之言。其後經師漸與陰陽家異。而論議益多牽制矣。漢論著者莫若鹽鐵。然觀其駁議御史大夫丞相。吏言此而文學賢良言彼。不相剴切。有時牽引小事。攻劫無已。則論已離宗。或有卻擊如罵。侮弄如嘲。故發言終日而不可得所疑止。其文雖博麗哉。以持論則不中矣。董仲舒深察名號篇。略本孫卿。爲已條秩。然多傳以疑似之言。如言王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君有五科。元科。原科。以聲訓。博會過當。惜乎劉歆七略。其六錄於漢志。而輯略俄空焉。不然。歆之謹審權量。斯有倫脊者也。今漢籍見存者。獨有王充。

不循俗述恨。其文體散雜。非可諷誦。其次獨有昌言而已。漢世之論。自賈誼已繁穰。其次漸與辭賦同流。千言之論。略其意不過百名。法言稍有裁制。以規論語。然儒術已勿能擬孟子孫卿。而復忿疾名法。漢世獨有石渠議奏。文質相稱。語無旁溢。猶可爲論宗。按合觀諸家之說。漢京子書。遜於晚周者。皆依採故事敷衍爲之。近辭賦者無實。論事理者寡要。或辭麗而義少。或意新而文漫。非同周秦諸子之學足成家。文非剿說也。晉陸喜自敘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則規撫前人之習。不但子雲之法言然矣。

尋其所由。蓋時當一統。思無二途。師弟相傳。不貴立異。一也。辭賦雲興。人習藻績。辨析之體。亦尙敷張。二也。儒風既盛。言必春容。流波頽靡。遂成散緩。三也。好古之篤。務撫其文。迭相師祖。往而忘返。四也。逮魏之初。霸武好法術。文慕通達。

傅玄掌諫職上疏。近者魏武好法術。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網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

天下之士。聞風改觀。人競自致於青雲。學不因循於前軌。於是才智美瞻者。不復專以染翰爲能。尤必資夫口舌之妙。言語文章。始並重矣。建安之初。萌蘖已見。

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記後漢迄東晉韻事佳話。其書有文學言語二門。魏晉才人文言之美。記述甚備。而言語門中。如孔文舉。劉公幹。鍾毓。鍾會。邊文禮。袁奉高。皆建安時人也。

正始而後。風會遂成。鍾傳王何爲其稱首。荀裴嵇阮相得益彰。或據刑名爲骨幹。或託莊老爲營魄。據刑名者以校練爲家。託莊老者用玄遠取勝。雖宗致無殊。而偏到爲異矣。大氏此標新義。彼出攻難。既著篇章。更申酬對。苟片言賞會。則舉世稱奇。戰代游談。無其盛也。

陳壽三國志。魏鍾會傳。會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

又傳。嘏傳。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裴松之三國志。傳。注。引。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比明智交會。

裴松之三國志。鍾會傳。注。引。何。邵。王。弼。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尙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也。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

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按世說新語文學篇。亦有此文。弼答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語意較佳。尋亦爲傳嘏所知。又

曰。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確。鍾會等述之。弼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

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句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弼注老子，爲之指歸，致有理統。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

又引孫盛雜記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註解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辯，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敍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頗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陳壽三國志魏曹爽傳，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劉孝標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孫盛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又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又引荀勗文章敍錄，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又曰：自儒者論以老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篇，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相得，彼此具暢。

裴松之三國志魏荀彧傳注，引何邵荀粲傳，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兄僕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也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當時能言莫能屈。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微通彼我之懷。

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

劉孝標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

陳壽三國志魏王粲傳：阮瑀子籍，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

老莊，而尙奇任俠。

晉書阮籍傳：籍志氣宏放，尤好老莊，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

又嵇康傳：康好老莊，著養生論，君子無私論，善談理，又能屬文，高情逸趣，率然玄遠，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

李充翰林論：研求名理而論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矣。

按綜觀各條，知魏晉論宗，略有二途：鍾士季傳、蘭石、何平叔，出於法家者也；王輔嗣、荀奉倩、裴文季，出於道家者也。曰校練，曰約美，曰

附會文辭。

附會二字，見左太冲三都賦序。此賦擬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精緻。劉彥和有附會義，釋附會之義曰：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又曰：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

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傍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禁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

皆法家文之美也。曰

玄遠，曰高致，曰自然出拔，皆道家文之美也。故士季文名道論，而實刑名家；蘭石文如難何邵考課法各篇，言皆綜覈，平叔無名論，

辨析有無，語亦精練，而弼之持論，不與何鍾等同。粲之談理，與傅嘏不相喻。二家之有異，尤著。又名理與玄遠二詞，魏晉以來，題目

人倫多用之者。如高逸沙門傳稱殷浩能言名理，王敦別傳稱敦少有名理，鄧粲晉記稱裴遐善敘名理，晉書祖納傳稱約有名理，

衛瓘傳稱瓘有名理。冀州記稱裴頠善言名理。晉書王衍傳稱衍希心玄遠。阮籍傳稱籍發言玄遠。嵇康傳稱康率然玄遠。管輅傳稱表微善言玄妙。其間隱然若分二派。至阮嗣宗與嵇叔夜。雖同稱好莊老。而嵇生之論如難張遼叔宅無吉凶攝生論。答張遼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聲無哀樂論等文。析理周密。可稱附會辭義之文。阮生之達莊論。旨遠辭麗。而精核遜康。似嵇兼名法。阮純老莊。故李充翰林推嵇生爲論宗。而阮得全生。嵇終被禍。亦可驗二人學術也。大氏法家之學。以剖析爲長。故事必求其覈。道家之學。以綜合爲本。故理必會其通。惟覈故精練。惟通故玄遠。至名家之於九流。實無不資其用。法家循名以責實也。道家無名以究極也。他如儒家之正名。墨家之辨名。皆其較然者。蓋名者文字也。論理必資於文字。文字者虛號也。虛號必有其涵義。名義是否同符。虛實是否一致。小而一事。大而萬理。皆資以明焉。故在所當析也。惟名家專務分別。其過也。於名義虛實之間。苟察繳繞。或反失真。如公孫龍子惠施之徒之所爲。所以被譏於莊子也。

其間雖亦雜有儒家之言。然議禮制者。博明疑似。則近於刑名。談易象者。闡發幽微。則隣於莊老。苟覈其實。固二家之所浸潤矣。

按如何晏有難蔣濟叔嫂無服論。祀五郊六宗厲殃議。王弼有易略例明彖篇。是其證也。然刑名家亦未嘗不談易。特其所談。以分析爲主。莊老家亦未嘗不論禮。特其所論。以會通爲歸。此中變化雖多。而宗主固無以易也。

斯風既扇。論題遂寬。綜其條流。則有臧否人物者焉。

按臧否人物之論。最古者。西漢則有司馬相如等荆軻論五篇。嚴尤三將論。東漢則有郭泰蘇不韋方伍員論。孔融周武王漢高祖

論汝穎優劣論聖人優劣論。至魏文帝集文學諸臣共論古代君臣而後。此風遂盛。今略列如下。(一)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漢文賈誼論。孝武論。曹植漢二祖優劣論。周成漢昭論。高貴鄉公顏子論。丁儀周成漢昭論。鍾會夏少康漢高祖論。嵇康管蔡論。何晏白起論。(二)蜀費禕甲乙論。論曹爽司馬懿(三)吳嚴峻管仲季路論。裴玄管仲季路論。(四)晉張輔管仲鮑叔論。班固司馬遷論。魏武劉備論。樂毅孔明論。按以上四篇統名名士優劣論。李詮劉揚優劣論。范喬劉揚優劣論。伏滔青楚人物論。習鑿齒楚人物論。石崇巢許論。戴逵竹林七賢論。謝萬八賢論。范甯王弼何晏論。桓玄四皓論。殷仲堪答桓玄四皓論。

有商榷禮制者焉。

按魏王肅高堂隆皆有議禮之文。而夏侯玄何晏蔣濟論叔嫂服制。往復答難。務析疑似。至晉代而更盛。如司馬彪傅咸吳育虞潭虞喜孫毓束皙摯虞蔡謨賀循成粲成洽王儆何琦范汪范寧范宣王彪之徐邈謝沈鄭襲干寶。宋代何承天庾蔚之裴松之雷次宗何佟之皆精論禮。

有駁難刑法者焉。

按建安初有建議復肉刑者。故一時之論遂用此事為中心。如孔融丁謚夏侯玄李勝丁儀諸人主張各異。辨難遂多。

有闡明樂理者焉。

按樂理微妙。故談玄之士亦喜論之。如嵇康有聲無哀樂論。阮籍有樂論。夏侯玄有辨樂論。劉劭亦有樂論十四篇。亦可見其盛矣。有品平文藝者焉。

按論文之風。兆於東漢之末。揚子雲桓君山王仲任著書皆有論文之語。而蔡邕銘論則爲單篇持論之始。其後如魏文典論有論文之篇。摯虞輯文有流別之論。李充之翰林。荀勗之敍錄。相繼而作。至鍾嶸詩品。劉勰文心。遂成傑構矣。有箴砭時俗者焉。

按箴砭時俗。實諸子著書之所同。降及兩漢。其風不衰。但單篇持論。始自朱穆之崇厚絕交二論。蔡邕因之著正交論。而侯瑾之矯世。劉梁之破羣辨和同。王粲之去伐。王基之時要。魯褒之錢神。劉實之崇讓。傅亮之演慎。劉峻之廣絕交。或泛譏當世。或指切一人。蓋亦有用之文也。

有研討天文者焉。

按科學論文。亦見端東漢而盛於晉宋。張衡之靈憲算罔。其首稱也。揚雄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後桓譚鄭玄蔡邕皆主張說。而難蓋天者。惟王充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天。而葛洪復著論釋之。蓋論天體者古有三家。一曰蓋天。周髀舊說也。謂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二曰宣夜。絕無師法。其說出漢秘書郎郗萌。謂天了無質。日月衆星。行止虛空。皆須氣焉。三曰渾天。亦前儒舊說。謂天如鳥卵。地居天中。猶殼裏黃。周旋無端。其形渾然。晉虞喜著安天論。虞聳著窮天論。姚信著昕天論。皆主宣夜說而加奇者也。姜岌著渾天論及答難渾天論。宋何承天作渾天象體論。梁祖暉作渾天論。皆主渾天說而加精者也。祖暉之論重實驗。而斥先儒虛設天地相去之數。尤有科學精神。至梁武帝之天象論。則以玄理論天。不主測度。非科學之文矣。

而辨析玄理之論。尤爲繁博。綜其大體。固不出聃周之指歸。

按論老莊各家著者略舉如下。(一)魏阮籍達莊論。何晏道德論。(二)晉王坦之廢莊論。戴逵放達非道論。支遁逍遙論。孫綽喻道論。李充釋莊論。江惇通道崇檢論。孫盛老莊非大賢論。

析其枝條。則或窮有無。

按此類著者略舉如下。(一)魏何晏無名論。無爲論。聖人無喜怒哀樂論。夏侯玄本無論。王弼難何晏聖人無喜怒哀樂論。(二)晉裴頠崇有論。貴無論。

或言才性。

按此類著者略舉如下。(一)魏鍾會四本論。阮武才性論。(二)晉袁準才性論。

或辨力命。

按此類著者如下。(一)魏李康運命論。張邈宅無吉凶攝生論。嵇康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答張遼叔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二)晉羅含更生論。戴逵釋疑論。周續之難釋疑論。釋慧遠三報論。按命定之說。略似佛家果報之論。故宋齊而下。又比附以佛家之說。故此二家著論。皆據佛家報應說以難戴。

或論養生。

按此類著者如下。(一)魏阮侃攝生論。嵇康養生論。答向秀難養生論。向秀難嵇康養生論。(二)晉葛洪養生論。

或評出處。

按此類著者如下。(一)晉桓玄四皓論。殷仲堪答桓玄四皓論。謝萬八賢論。孫綽難謝萬八賢論。

或研易象。

按此類爲老莊論之旁衍。其著者如下。(一)魏鍾會易無互體論。周易盡神論。阮籍通易論。嵇康周易言不盡論。(二)晉宋岱通易論。荀顛難鍾會易無互體論。孫盛易象妙於見形論。殷浩難孫盛易象妙於見形論。紀瞻易太極論。顧榮易太極論。庾闡著龜論。

或敵我往復。而精義泉湧。或數家同作。而妙緒紛披。雖勝劣不同。妍媸互見。而窮理致之玄微。極思辨之精妙。晚周而下。殆無倫比。世之徒以清談病之者。蓋猶未察。夫此也。至其文體。雖難盡同。而後之論者。莫不以事義圓通。鋒穎精密。爲此體正宗。麗辭枝義。無取焉爾。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必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追及無形。鑽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

按魏晉論文所以獨秀前代者。蓋能一洗辭賦縱橫之習。章句煩冗之風。又復廣以聃周玄達之理。嚴以申韓綜覈之術。故能歸之於要約明暢也。雖諸家所主。不能盡同。而正名之術。在所同用。是以能者爲之。樹義則要而不煩。遣辭則周而不碎。以較過秦王命六代辨亡。以抑揚往復。鋪張揚厲爲長者。迥然不同。故近世太炎章氏舉爲論家之準式焉。

宋齊而下。流風未沫。重以佛教東來。此土才士。喜其旨義幽深。頗類道家玄致。於是附會援引。辨難遂多。或以較儒道之異同優劣。

按此類著者有(一)宋謝靈運辨宗論。以儒釋二家求道階級各異。而皆不及道家得意之說。故以折衷焉。其論一出。如法昂僧維慧麟法綱慧琳王弘等。皆有往復之言。有(二)宋顧歡之夷夏論。以道釋交爭同異優劣。因著論以調和之。其要義有二。一謂道釋道同而法有左右。二謂夷夏俗異。夏人不必效夷俗。當時辨詰者彌衆。如袁粲駁夷夏論。釋僧愍戎華論。齊明僧紹正二教論。大都許其第一義而斥其第二義。有(三)宋慧琳之白黑論(一名均善論)。雖以調和三教爲主旨。而論中有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不實之語。致爲僧徒所排。何承天作釋難白黑論贊成之。宗炳著難白黑論駁詰之。往復甚多。大抵何揚孔老。宗主調和三家耳。

又按此事至梁代猶未已。如(一)沈約作均聖論。亦主調和。而陶弘景著論難之。意在抑佛教理。故頗指斥戒律。如(二)道士某假張融之名作三破論。以排佛教。(三)劉勰作滅惑論。以調和孔釋而抑道家。(四)僧順作釋三破論。以難張。而意又在抑佛。諸家之中。惟劉論頗得大乘教理。非餘人所及。

或以究形神之生滅變遷。

按宋宗炳著神不滅論(一名明佛論)意雖主於調和三教。而實則欲揚佛氏。以抗衡儒道。及齊范縝著神滅論。則明斥佛教因果之說以抑之。史稱其論一出。朝野譁然。時竟陵王子良精信佛學。乃集佛氏之徒共難之。一時著論者多至六十餘人。今見存弘明集及廣弘明集者。有沈約蕭琛曹思文等作。其時諸家之重視佛學。可以想見矣。

或以辨果報之有無虛實。

按宋何承天著達性論。大旨以人爲三才之一。別於衆生之倫。而斥佛教施報之說。同時顏延之著釋達性論。謂施報乃必然之符。佛教三世果報之說。可信。與何氏往復重疊。皆是此意。實亦儒釋二家異同之爭也。

雖亦篇論重疊。酬答殷勤。而於時。佛教初來。大乘玄文。既秘而未暢。老莊名理。又暢而將歇。於是各據影響之談。用相訾應。義不出於小乘。辭多近於繳繞。而正始遺風。亦稍衰矣。

按清談之風。起於正始。大氏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自此以後。迭用祖述。以爲高致。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又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遺風。南史言王徽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尙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尙在。其爲後人追慕。艷稱如此。然自渡江以來。諸賢談論。已多枝雜。觀淵明自傳。讀書不求甚解一語。其譏世之意。自見言外。宋齊之際。多爭三教之異同。持論既不能深湛。而辨難至同於詆諆。如南史言。范縝著神滅論。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縝。又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風氣之衰。卽此可見。逮梁武崇儒。兼好道釋。於時諸賢轉其談鋒。遂及儒家經典。如武帝召岑之敬升講座。敕朱異執孝經。唱士孝章。帝親與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又簡文爲太子時。出士林館。發孝經題。張譏議論往復。甚見嗟賞。其後周宏正在國子監。發周易題。譏與之論辨。宏正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人凜然。又簡文使戚衰說朝聘儀。徐摛與往復。衰精采自若。又嚴植之通經學館。在潮溝講說。有區段次第。每登講。

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又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徐勉舉顧越論義。越音響若鐘。咸歎美之。又邵陵王綸講小品經。使馬樞講維摩老子。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謂僧衆曰。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具主客。於是各起辨端。樞轉變無窮。論者咸服。皆其證也。惟是此風之盛。固近承魏晉清談餘習。遠紹漢儒講學遺風。實則受佛教之影響也。蓋天竺各宗分立。論辨之會。時有舉行。凡開堂升座。發題講義。以及區段次第諸端。大氏皆昉之彼土。至彼時所謂講論經學。特以爲談辨之資。互爭口舌之利而已。不足上擬漢儒。下比宋賢也。及隋平陳後。此風遂掃除無餘。固由關陝士氣厚重。不喜虛浮。而風末力微。不能自遠。實其大因也。附著其始末緣由於此。

(十) 六朝詩學之流變

昔孟堅志民俗。兼著其風詩。彥和論文變。必資乎時序。故知文運之升降。關乎世風矣。

按孟堅地理志。每兼著其國風詩。已見卷壹第三節論詩經所引。本誌第六十八期 彥和文心雕龍有時序一篇。總論十代文學

升降之故。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六朝詩學。其流至繁。揆厥所由。莫非時變。要而論之。得六端焉。篡奪相尋。人心搖蕩。則風會易移。一也。世尚虛玄。俗競心得。則意志解放。二也。政失綱維。絜士放失。則寄情物色。三也。佛學西來。宗風大扇。則流及詠歌。四也。加以南都佳麗。山水娛人。避世情深。則匡時日少。五也。中原板蕩。恢復難期。晏安可懷。則淫靡斯著。六也。雖規矩同巧。而方圓或乖。蘭菊齊芳。而蕭艾時見。亦詩家之壯觀矣。至其所變。亦有可言。嘗試

論之。詩之爲物。根情苗言。華聲實義。四者相需。若神形焉。未可須臾離也。

白居易與元九書。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然而情有貞淫。義有邪正。言有文質。聲有俗雅。文家優劣。於焉分塗。然則六朝詩變。雖繁。其消息固在此矣。蓋自建安。主氣辭貴。昭晰。

按劉彥和謂建安諸子之詩。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蓋對後文潘陸采緝力柔立論也。大氏魏代五言。雖已微見構結之迹。不如漢人渾厚天成。然對偶未成。用典未著。聲律未興。凡齊梁以下。雕琢字句之功。非其所重。故彥和云然也。

正始。明道。義切。虛玄。故曹王以風力稱雄。何晏以浮淺蒙誚。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

易代之際。惟嵇志清峻。而辭復壯麗。足矯正始之頹風。阮旨遙深。而文亦豔逸。上接建安之芳軌。故後世並美焉。

按文心雕龍明詩篇。謂嵇志清峻。阮旨遙深。三國志魏王粲傳。稱阮才藻豔逸。嵇文辭壯麗。劉論情志。范辨體裁。合而觀之。尤能窺見二子之全體。

逮晉世尙文。而潘陸肆以繁縟。雖亦遠紹曹王。實同流而異波也。

李善文選文賦注。引臧榮緒晉書曰。陸機字士衡。與弟雲勤學。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蹤張蔡。

又籍由賦注引臧榮緒晉書曰。潘岳字安仁。總角辨慧。擣藻清艷。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

按觀沈論。可知潘陸之詩。固沿建安之流。而加繁縟者。故既稱體變曹王。又曰採南皮之高韻也。

又按潘陸雖並稱。而時論亦有同異。世說文學篇引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又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劉注引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又引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此皆以潘爲優者也。而仲偉詩品曰。潘岳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麟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嘆陸爲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此皆以陸爲優者也。

于頔吳興晝公集序。自建安中。王仲宣曹子建鼓其風。晉世陸士衡潘安仁揚其波。王曹以氣勝。潘陸以文尙。氣勝者。魏祖興武功於二京已覆。文尙者。晉武圖帝業於五胡肇亂。觀其人文。興亡之迹。人焉廋哉。

按潘陸而外。以詩名者。尙有張載孟陽。弟協景陽。弟亢季陽。陸機弟雲士龍。潘岳從子尼正叔。左思太冲。仲偉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彥和亦云。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緝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又有張華茂先。彥和謂其短章奕奕清暢。謝靈運稱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也。孫楚

子荆。晉書。楚傳載王濟銓楚品狀。謂其天才英博。應貞吉甫。何邵敬祖。歐陽建。堅石。曹摅。顏遠。盧湛。子諒。王瓚。正長。皆有詩見文選。江左好玄。而孫許參以佛理。雖則近習潘陸。又交枝而殊本也。

鍾嶸詩品。上品。序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說。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又詩序篇。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連邇。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指歸。賦乃漆園之義疏。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在晉中興。玄風獨秀。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於七篇。馳騁文詞。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耳。

按世說文學篇。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注引續晉陽秋。論許詢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尙賦頌。皆體則風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尙。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據此則孫許之詩。爲時稱道如此。而鍾許非之者。簡文由旨義立言。仲偉據體裁持論。故覺有異耳。

大氏。兩晉風尙。江右以放誕爲歸。彌近嗣宗。江左用名理。相尙微同。叔夜而識者多許。嵇生爲論宗。推阮

公爲詩傑。

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

鍾嶸詩品上品阮籍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

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註解怯言其志。

又中品嵇康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按李充翰林論以論推嵇與彥和之言合仲偉論詩阮列上品嵇居中品而以淵放許阮峻切許嵇二子異同於此可見矣。

故亦多揚潘陸而抑許孫斯則玄勝之語入詩易精校練之言歸論爲允文筆之域難可強同也。

按六朝文筆之分頗清故南史顏延之傳載延之答帝問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梁元帝金樓子曰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脈吻適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則分辨尤明文心雕龍亦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亦有以詩筆對言者如南史劉孝綽傳弟孝儀工屬文詩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謂孝威沈約傳謂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任昉傳謂時人云任筆沈詩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書云詩既若此筆亦如之又云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是也亦有以辭筆對言者如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陳書岑之傳之敬雅有辭筆大氏以有藻采韻律者爲文無藻采韻

律者爲筆。其詳見阮福所爲文筆對。茲不縷述。

及劉宋纂統。顏謝騰聲。雖組練之工。益精於太康。曠達之情。猶規乎正始。而寄玄思於山水。運人巧出天。然殆將合二流而并新之者矣。然觀延年之雕績滿眼。豈爲之而未至者歟。

宋書謝靈運傳。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所著文章傳於世。

又謝靈運傳。論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南史顏延之傳。延年文章冠絕當時。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

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斯時議者。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飄起。王

袁聯宗以龍章。謝顏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數矣。

又明詩篇。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按鍾仲偉列靈運於上品。謂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尙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列顏延年於中品。謂其源出陸機。尙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又于頔吳興晝公集序曰。康樂侯謝靈運。獨步江南。俯視潘陸。其文炳而麗。其氣逸而暢。驅風雷於江山。變晴昏於洲渚。

煙雲之慘淡。景氣爲之澄霽。信江表之文英。五言之麗則者也。三家所論皆允當。顏謝之異同。卽曹陵之優劣也。至其尙巧似工琢句。善謀篇。則固爾時風尙。故二人皆同。而顏以淵雅明密見長。謝以縱橫俊發標美。則其同中之異也。彥和謂莊老告退。蓋比晉賢純主玄言者爲退耳。究之顏謝玄言。篇中尙多有也。仲偉論顏一句一字皆致意。與彥和所謂儷采百字爭價一句正同。宋齊以後詩人。多致力於此。實二家之影響也。下至唐初。其風猶未衰歇。亦可見其流波之遠矣。蓋五言一體。至此已由天機而漸入人力矣。特二家才高學富。尙能舉之耳。然延年已見拘束。況不如延年者乎。故仲偉致慨於若人也。

永明之朝。休文擅美。觀其所製。率以宮商諧協爲高。王謝和之。遣詞造句。彌見推拍直欲陶鑄天籟。鎔範性靈。雖下開唐人律體。功施爛然而後。生競習重貌遺神。遂令聲律之功。益嚴情性之機。將錮過亦相等矣。時賢非之。儻以此乎。

南史陸厥傳。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蠶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又沈約傳。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彼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武帝雅不好焉。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元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

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會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按觀上所引各條。齊世風尚已可概見。蓋自東漢許叔重作說文解字。形定義明。後人更進而研求音聲。自然之勢也。故孫炎著反語。李登作聲類。呂靜作韻集。已遠在魏晉之世。此固有之因緣也。而梵學西來。中土人士。漸習其文字。於是彼土諧聲之字。與此方衍形之文。互相接觸。而生影響。聲韻之學。遂以興起。此外來之影響也。但周沈以前。猶未用之爲文耳。然觀宋書謝莊傳。載王玄謨問謝莊何爲雙聲疊韻。莊答曰。玄謨爲雙聲。礪礪爲疊韻。范曄自序。稱性別商。識清濁。則齊代以前。文士已喜言雙聲妙解音律矣。故周沈一倡而舉世風靡。且時約居貴顯。喜獎進。文人得其稱譽者。名聲遂高。如謝朓傳。言沈約常稱之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何遜傳。言沈約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吳均傳。言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王籍傳。言籍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爲約賞。何澄傳。言澄爲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劉顯傳。言顯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王筠傳。言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詠。以爲不逮。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劉孺傳。言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嘗與遊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謝舉傳。言舉嘗贈沈約五言詩。爲約稱賞。觀此則永明新體之成。固緣聲調諧美。爲世所好。亦半出休文獎掖之功。半由文士趨附之故也。

按約說初出。時人亦多異同。陸倕已非其此秘未覩之言。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耳。故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此猶非反對之論也。至鍾嶸著詩品。其下品序曰。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

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唱歌。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頌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襲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其論沈詩曰。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於時。謝朓未適。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爰謂約所著既多。今剪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此持反對之論者。然考南史爰傳。稱爰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爰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云。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今按休文之論。實五言詩形製改進之一端。未可因其不同於古人而輕之。亦未可因後之作者專講形製而廢之也。鋪觀前英所作。情思高茂。辭藻工麗。已無可加。所未盡美者。聲調平仄。猶未經意耳。休文低昂舛節之言。浮聲切響之說。深合韻文聲律宜有相間相重之美之理。故齊梁新體。下生唐代律近。後世卒莫能廢焉。至其酷裁八病。碎用四聲。雖不免拘束。然欲矯古詩五字皆平。五字皆仄之失。則亦不得不嚴。況音律之道。由疏而密。亦自然之符。未可轉以此譏休文也。特齊梁作者。大都情思不高。而體製特密。風力衰茶。而音律轉調。遂成浮豔之文。聲律之論。適揚其焰。推原其始。亦不得不歸過永明諸賢。皎然所謂後之才子。天機不高。爲沈生弊法所媚。贊然隨流。溺而不返是也。

仲偉一概斥之。亦過矣。史稱追憾報復。儻其然乎。若彥和文心雕龍聲律篇。極論聲律之理。足與休文相發。或謂其特著此篇。取悅沈氏。則爲妄揣。要當視其持論之是非。未可概以恩怨定之也。

迨宮體既興。情思逾蕩。綺羅香澤之好。形於篇章。幃闥狀第之私。流爲吟咏。

按宮體之目。倡自梁簡文帝。自此以後。競爲側艷。不可復止。故南史帝紀論曰。簡文文明之姿。稟乎天授。粵自支庶。入居明兩。經國之算。其道弗聞。宮體之傳。且變朝野。本紀稱帝方頤豐下。須鬢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骨。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盼睐則目光燭人。讀書則十行俱下。辭藻艷發。博綜羣言。善談玄理。史述帝王之容。而柔麗纖妙。如狀婦人。則其淫蕩輕艷。根於體性。從可知矣。

又按梁代諸臣。皆漸於新變之體。如南史徐摛傳。言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又曰。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又徐陵傳曰。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又徐緝傳曰。特有輕豔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又梁書庾肩吾傳曰。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摛。徐吳郡陸果。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尙麗靡。復踰於往時。據此則當時風尙。蓋承永明之後。而加靡者也。然當此體初起。一時賢達。亦有非之者。如裴子野著雕蟲論。極詆時習。其略曰。其五言爲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咸繡璧悅。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壽。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尙。滋有篤焉。自是

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謂章句爲顯魯。淫文破典。斐爾無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猶宋之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著。豈近之乎。其持論正大。故其所作。不尙靡麗。制多法古。與劉之遴等討論古籍。欲以變俗。特以不長於詩。故其力未宏。觀簡文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可知爾時文體。亦頗有古今文質之爭也。其略曰。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元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按觀此數語。當時文筆之界頗嚴。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擬。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谷。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容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屈其精神。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然簡文晚年。亦頗悔其少作。故劉肅大唐新語。稱簡文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爲玉臺集。以大其體。觀孝穆玉臺新詠序。蓋欲比傅美人香草之意。以文飾其妖豔淫靡之非。是以集中雜以張衡陶潛之作。以亂觀者之目。其意甚明。劉氏之言可信也。惟此集不如昭明文選之近雅。故文選盛行於唐。而此集稱者獨少。然亦幸賴此集未亡。尙可以考見爾時風尙耳。

又按承永明之餘風者。除前舉數人爲沈休文所稱賞者外。尙有范雲彥龍。邱遲希範。詩品謂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邱遲點

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江淹文通詩品謂其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任昉彥昇詩品謂少年爲詩不工。晚節愛好既篤。又亦適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虞羲子陽詩品謂其詩奇句清拔。謝朓嘗嗟頌之。徐悱敬業詩皆見文選。

降及陳世。運極屯難。情尤頹放。聲色之娛。惟日不足。於是君臣賡唱。莫非哀思之音。而金陵王氣。亦黯然銷矣。

南史陳後主本紀。副使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遣間諜。隋文帝皆給衣馬禮遣以歸。後主愈驕。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裝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作。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

又文學傳序。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

又江總傳。總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爲宮端。與太子爲長夜之飲。後主卽位。歷吏部尙書。僕射尙書。令加秩。既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者相傳諷翫。於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

論者謂其風肇自明遠。

南齊書文學傳後論。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釋。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

疏慢闡緩。膏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按蕭子顯此文。亦溯源之論。靈運一體。其流實長。故簡文亦云。時人學謝。得其冗長。與疏慢闡緩之目正合。傅應一體。則延年希逸。其流也。彥昇元長。尤喜用故事。故鍾仲偉謂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苴。蠹文已甚。蓋天才旣絀。不得不以學問爲之。故史傳所記。齊梁人士。如姚察王僧儒等傳。並稱其多用新事。人所未見。王暕劉峻等傳。並稱當時貴人。多使賓客隸事。以多爲貴。而類書之作。亦以梁代爲盛。如南史劉峻傳。安成王秀使撰類苑。凡一百二十卷。武帝卽命諸學士撰筆林。徧略以高之。杜子偉傳。補東宮學士。與劉陟等抄撰羣書。各爲題目。庾肩吾傳。同陸罩傳。言簡文撰法寶聯璧。與羣士抄掇區分。皆其證也。此則記誦不足。又輔之以抄掇之功也。此外如雜體之詩。亦由數典之習而盛。其先孔融有離合詩。陸機有百年歌。蘇蕙有回文詩。已兆其端。其後紛紛更作。有聯句。四時數名。建除。四氣。郡縣名。州名。藥名。星名。四色。雙聲。大言。細言。卦名。宮殿名。姓名。屋名。車名。船名。歌曲名。針穴名。龜兆名。獸名。鳥名。樹名。草名。將軍名。四城門。五雜俎。六府。八音。六甲。十二屬。方圓動靜。顛倒用韻等目。大都文人游戲之作。以數典爲工。別無深意。不足登大雅之堂也。至淫艷一體。齊書雖特著明遠。其源實出晉宋樂府。初爲民間男女相悅之辭。後乃漸被於士林。如休文六憶詩。亦至妖艷。明遠比之。猶爲有骨。惟其詩名不如休文之盛。鍾仲偉稱其才秀人微。致湮當代。亦良可慨也。

推原其故。儻亦道家縱逸之流弊乎。

按道家極端放誕者。有楊朱一派。其學重暫時而貴自我。流風所及。使人縱逸無檢。尤與亂世心理相合。梁陳之時。國勢日蹙。禍亂靡常。人心感之。已多頹放。加以佛家空寂之義。漸漬亦深。益覺人世變滅須臾。於是遠大之志日消。苟且之情彌著。而私欲復乘之。遂不可復制矣。梁之簡文。陳之後主。皆此類也。此亦論亂世文學者所當留意也。

若夫太沖與潘陸同稱。獨以高渾標致。

按鍾仲偉評左詩。雖有野於陸機。深於潘岳之語。又稱其源出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謝康樂嘗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故後世復有以左潘並稱者。然左實勝潘。故滄浪詩評謂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猶在諸公之下。大氏太沖古意多。時習少。故能以高渾之體。勝繁縟之製。特於時尚文。人不之重耳。

劉郭當永嘉之世。同以挺拔見稱。

鍾嶸詩品上品。序爰及江左。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僂用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

按彥和謂江左篇製。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鍾評劉詩。亦云自有清拔之氣。而元好問論詩絕句曰。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二子風尙相同可知。故彥和雖專以清拔目景純。而仲偉則有贊成厥美之論也。

殷仲文革孫許之風。謝叔源變太元之氣。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仲文始革孫叔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南齊書文學傳論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風。猶未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

按合休文子顯之論觀之。殷謝詩體可知。特沈從其已變者言之。蕭由其將變者立論。似有異耳。

皆可謂逸羣之才矣。而陶公之天情高朗。雅志淵深。直將糠粃曹王。違論潘陸。固蓋世之英傑也。然而以光祿之深交。昭明之雅好。記室之精識。舍人之博聞。或未之得知。或知之未盡。其故可思矣。

按淵明之詩。在六代爲鳳麟。然晉宋以下。知者已稀。好者尤鮮。至唐人王摩詰韋應物柳子厚杜少陵白樂天諸公。始知尊崇。以東坡之絕識高才。亦至晚歲始知好之。蓋由其意境至高。而出語平淡。非易識其旨趣也。故延年與爲深交。而其誄陶。但曰學非稱師。文取指達。昭明雅好陶集。爲之作序。猶云閑情一賦。白璧微瑕。仲偉評陶。惟曰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觀其列居中品。則亦知之不深。彥和博洽。而文心無一語及陶。殆爾時陶集未出。未之見也。惟今本文心明人補抄隱秀篇。有彭澤之豪逸一

句。豪逸二字。錢功甫本。語出後人。足證補抄之僞。

至如隋高峴興西隅。混一區夏。文帝繼體。頗厭浮華。宜可以革側豔之俗。復淳古之化矣。然而憲臺執法。霜簡屢飛。而王庾餘風。未之或變。

周書王褒庾信傳贊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變於既衰。聘奇士如弗反。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

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樸。遂糲糲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箭竹。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未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隋書文學傳序。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尙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返。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

李諤上高祖革文華書。降及後代。風教漸薄。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上。有同影響。爭聘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向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業。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天壤。遞相師祖。久而逾扇。及皇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恭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

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纘仰墳索。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按李諤上書。論列當世風俗。至爲詳切。北朝宇文泰時。蘇綽已有復古之志。特其力未宏。未能易俗。隋文著令。禁革浮華。卽承蘇氏之風者。然庾信自留北以後。文體亦稍變。觀其所作。大有悽愴悲涼之氣。至其音靡律調。自是沈約以後體製。未爲病也。杜少陵屢稱之。旣曰清新庾開府。又曰庾信文章老更成。知少陵得力於蘭成者多也。蓋庾雖南人。而遭逢喪亂。羈留異國。身世之感。家國之痛。有以發其蒼涼之情也。

重以煬帝天挺雄才。晚習驕逸。聲伎彌盛。豔曲復行。雖其詩篇體勢軒舉。微存北土貞剛之風。而素志已荒。雅音難復。豈非運當剝復。天行猶有未至者歟。

隋書文學傳序。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卽位。一變其風。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

按隋代詩人。有薛道衡。史稱其詩南北稱美。煬帝至忌其和泥字韻甚工。因事誅之。與薛齊名者。有李德林。盧思道。史言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靜言揚摧。盧居二子之右。南土北來者。尙有虞世基。亦復情理淒切。得名於時。大抵不出沈庾新變之體。而情

意則稍復清壯。已下開唐初風氣矣。蓋變而未純者也。

隋書文學傳序。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按隋書此說。於南北文學風尚。得其長短矣。蓋文學之事。固關乎時序。亦繫於方土。北土凝重。南方輕浮。影響所被。遂有此異。核而論之。北主於志。南主於文。北近建安之風。南承太康之習。雖各有工拙。而大體固莫能外於此矣。此又詩變之因乎方土者也。

夫隋文以九重之勢。倡之而世莫爲。淵明以匹夫之力。爲之而人弗知。後之君子。可以觀時運之力矣。

(十一) 南北風謠特盛及樂聲流徙之影響

風謠之興。其詩體所自。昉乎粵自謳歌。被於絲竹。士夫雅製。多儻樂章。於是周廷雅頌。咸用四言。東京詩篇。多爲五字。在昔里卷流傳之體。一轉移間。已成廊廟酬唱之用矣。

按詩體之源。爲歌謠。已成文學演進之公例。故東漢以後。五言體詩。其先皆民間歌謠。及採之樂府。歌之廊廟。文人才士。習其本辭。率相儻作。儻作之辭。或以入樂。或不入樂。而不入樂者。又或沿舊題。或製新目。沿舊題者。又或述本事。或抒胸情。製新目者。亦有協律與否之異。於是有名爲樂府而實爲古詩者。樂府與古詩之分途。其故若此。用此例以推國風與雅頌體製之先後。知雅頌之體。亦必沿於風詩也。

然而以曹王之雅製。潘陸之佳篇。而世稱乖調。豈非以其無詔伶人。乖於樂調乎。故知魏晉才人之作。已

多同乎古詩矣。

劉勰文心雕龍樂府篇。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之思也。

按彥和之論重辭意。故不以乖調之說爲然。時人所論。雖未詳所出。窺其用意。蓋主於聲。曹陸之作。既不協律。而亦名樂府。乖於樂調。故稱乖調也。

若夫魏晉以來。郊祀宴饗之樂。饒歌鼓吹之章。大都因仍舊曲。別撰新辭。頌德美容。雷同一響。雖雅韻泉流。而情趣匱已。

郭茂倩樂府詩集。兩漢已後。世有制作。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等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

至明帝乃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之樂。(中略)二曰雅頌樂。典六宗社稷之樂。(中略)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

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辭不一見。疑亦用漢辭也。按說本南齊書樂志(中略)晉武受命。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

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玄稱殷禮之義。但使傅延改其樂章而已。(中略)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乃詔顏

延之造天地郊廟登歌之篇。大抵依昉晉曲。是則宋初。又仍晉曲也。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更創制。以爲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繼有

朔漠。宣武以後。雅好胡曲。郊廟之樂。徒有其名。隋文平陳。始獲江左舊樂。乃調五音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

又隋書樂志曰。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三曰黃門鼓吹。天子宴羣臣之所用也。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漢有殿中御飯食舉

七曲。大樂食舉十三曲。魏有雅樂四曲。皆取周詩鹿鳴。晉荀勗以鹿鳴燕嘉賓。無取於朝。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

朝朝宗之義。又爲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十二篇。司歷陳順以爲三元肇發。羣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苟譏鹿鳴之失。似悟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軌。亦未爲得也。終宋齊以來。相承用之。梁陳三朝。樂有四十九等。其曲有相和五引。及俊雅等七曲。後魏道武初。正月上日。饗羣臣。備列宮懸正樂。奏燕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之。隋煬帝初。詔秘書省學士定殿前樂。工歌十四曲。終大業之世。每舉用焉。

又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饒歌。及魏受命。使繆襲改其十二曲。而君馬黃。雉子班。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釣竿十曲。並仍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改二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而魏吳歌辭存者唯十二曲。餘皆不傳。晉武受禪。命傅玄製二十二曲。而玄雲。釣竿之名。不改舊漢。宋齊並用漢曲。亦充庭十六曲。梁高祖乃去其四。留其十二。齊更製新歌。合四時也。北齊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黃爵。釣竿略而不用。後周宣帝革前代鼓吹制爲十五曲。並述功德。受命以相代。大抵多言戰陣之事。隋志列鼓吹爲四部。唐則增爲五部。部各有曲。唯羽葆諸曲。備敘功業。如前代之制。

然則欲觀六代樂府者。厥惟南北風謠乎。梁代橫吹所部北歌之大凡也。

舊唐書音樂志。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魏樂府始有北歌。卽魏史所謂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周隋世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辭。此卽後魏世所謂後羅迴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辭。北虜之俗。呼主爲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其辭虜音。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歌辭。似是姚萇時歌。辭華音。與北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大白淨王太子。少白淨王太子。

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王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

郭茂倩樂府詩集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調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黃鵠等十曲。其辭後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所加也。後魏之世。有籤邏回歌。其曲多可汗之辭。皆燕魏之際鮮卑歌辭。廣音不可曉解。蓋大角曲也。又古今樂錄。有梁鼓角橫吹曲。多敍慕容垂及姚泓時戰陣之事。其曲有企喻等三十六曲。胡吹舊曲。又有隔谷等歌三十曲。總六十六曲。未詳時用何篇也。

又古今樂錄曰。梁鼓角橫吹曲。有企喻、瑯琊王、鉅鹿公主、紫驪馬、黃淡思、地驅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聲。十一曲有歌。是時樂府胡吹舊曲。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雍臺、擲臺、胡遵利叛女、淳于王、捉搦、東平劉生、單迪、歷、魯爽、半和、企喻、比敦、胡度來、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地驅樂、紫驪馬、折楊柳、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隴頭、魏高陽王樂人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總六十六曲。江淹橫吹賦云。奏白臺之二曲。起關山之一引。採菱謝而自罷。綠水慙而不進。則白登關山又是三曲。按歌辭有木蘭一曲。不知起於何代也。

按此六十六曲。唐志云。存五十三章。今樂府詩集惟企喻歌四首、瑯琊王歌八首、鉅鹿公主歌三首、紫驪馬歌六首、黃淡思歌四首、地驅樂歌四首、雀勞利歌一首、慕容垂歌三首、隴頭流水歌三首、九曲、三十六首。古辭均存。所謂梁鼓角橫吹也。其胡吹舊曲。惟隔谷歌一首、淳于王歌二首、地驅樂歌一首。古今樂錄曰。與前曲不同。東平劉生歌一首、紫驪馬歌一首。古今樂錄曰。與前曲不同。捉搦歌四首、折楊柳歌

五首。幽州馬客吟歌五首。折楊柳枝歌四首。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一首。隴頭歌三首。高陽樂人歌二首。共十二曲。三十首。古辭存。其詩皆言北方軍旅之事。亦有男女相悅之辭。大都以剛猛奮厲直勁古拙爲長。與江左柔媚綺麗者。如陰陽之合德焉。至云梁鼓角橫吹者。非盡出梁代。亦非採自江淮。蓋出梁代樂官所錄。故曰梁鼓角橫吹也。

又按木蘭詩者。郭云不知起於何時。宋翔鳳過庭錄。嘗著其始末。謂詩中所云可汗者。突厥啓民可汗也。天子者。隋煬帝也。木蘭之父。蓋啓民部落人。屢與其兄弟都藍可汗。雍虞閭相仇殺。文帝遷之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近人李慈銘又謂木蘭非胡女。考隋書突厥傳。自文帝開皇十八年以來。中間屢助啓民出師。至煬帝大業三年。都藍可汗死。步加可汗嗣。又屢敗於隋。兵爭始息。戍兵皆歸。故有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之語。時雖命親王上相督師。而史言上發兵助啓民守要路。蓋征戍者兼爲啓民相。屢其後功賞。亦當由啓民請之。故有可汗大點兵。及可汗問所欲等語。本啓民部落。安得云願得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一宿再宿。不過甚言其行之火速。一日千里。豈可實計路程。且詩云當戶織。云機杼聲。豈胡中所有之事。又云不聞邪。嬾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嗚啾啾。正形其爲中國之女。未嘗聞胡語也。又曰。玩將軍二語。及朔氣二語。確是隋人語。已開唐音之漸。

隋氏清樂所存南音之總滙也。

隋書音樂志。清樂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來舊曲。樂器形制。並歌章古辭。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符永固平張氏。始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

郭茂倩樂府詩集清商樂一曰清樂。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卽湘和三調是也。並漢魏以來舊曲。其辭皆古調。及魏三祖所作。自晉朝播遷。其音分散。符堅滅涼得之。傳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帝定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自時已後。南朝文武。號爲最盛。民俗國謠。亦世有新聲。(中略)後魏孝文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得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之清商樂。至於殿庭饗宴。則兼奏之。遭梁陳之亂。存者益寡。及隋平陳得之。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乃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因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謂之清樂。開皇初。始制七部樂。清商伎其一也。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等爲九部。而清樂歌曲有楊伴。舞曲有明君並契。樂器有鍾磬琴瑟擊琴琵琶箏篪筑箏節鼓笙笛簫篪塤等十五種。爲一部。唐又增吹葉而無塤。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唐貞觀中。用十部樂。清樂亦在焉。至武后時。猶有六十三曲。其後歌辭在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及歡聞團扇懊儂長史變丁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西烏夜飛估客楊伴雅歌曉壺常林歡三洲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各四首。合三十七首。又有七曲有聲無辭。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爲四十四曲存焉。

又。晉書樂志曰。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已來。稍有增廣。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

又。按西曲歌出於荆郢樊鄧之間。而其聲節送和。與吳歌亦異。故其方俗。而謂之西曲云。

按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又曰。凡樂章古辭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隋唐時清樂中相和舊曲尙有

存者。故曰九代之遺聲也。今惟宋樂志有公莫舞鐸舞二曲。皆聲辭相雜。不可句讀。其從來甚古。其餘古辭皆亡矣。觀樂府詩集所載吳聲西曲體製。大氏短章。與北歌企喻捉搦相同。特情辭婉變。哀思異之耳。此體之興。遂下開唐人絕句入樂之風。且爲唐五代小令之遠源焉。

一則蒼涼悲壯。多存質厚之風。一則婉變哀思。彌極妖淫之致。雖曰時運使然。抑亦方風難改也。然自永嘉喪亂。海宇分崩。樂器伶工。淪於劉石。慕容兼并。聲樂西流。宋武平秦。伶工南返。華夏舊聲。殘缺幾盡。

晉書樂志。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太和中破符堅。又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

隋書音樂志。及王僧辯破侯景。諸樂並送荊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備荊州陷沒。西人不知採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沒爲奴婢。

又宣文初禪。尙未改舊章。其後將有創革。尙樂典御祖斑。自言舊在洛下。曉知舊樂。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

又開皇九年。牛弘奏曰。中略。慕容垂破慕容永於長子。盡獲符氏舊樂。垂息爲魏所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大樂細伎。奔慕容德於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

加以中原板蕩。異族憑陵。金戈鐵馬之中。既各挾其土風而來。滅國破都之後。又輒虜其聲伎以去。

隋書音樂志。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先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曰秦漢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

又龜茲者。起自呂先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

又天竺者。起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四譯來貢男伎。天竺卽其樂焉。

又康國。起自周代帝娉北狄爲后。得其所獲西戎伎。因其聲。

又疏勒安國高麗。並起自後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

於是銅。琵琶。鐵板。與急管。哀絲。交錯。並作。故呂光雜有秦漢之伎。後主尤好代北之歌。而隋朝九部之中。四裔之樂居其七。浸浸乎變夏矣。

馬端臨文獻通考樂考夷樂部。自晉氏南遷之後。戎狄亂華。如苻氏出於氐。姚氏出於羌。皆西戎也。亦既奄有中原。而以議禮制度自詭。及張氏據河右。獨能得華夏之舊音。繼以呂光禿髮沮渠之屬。又皆出西戎。西戎之樂。混入華夏。自此始矣。

隋書音樂志。祖斑上書曰。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

又隋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爲九部。

按隋代九部之中。清樂乃漢魏以來舊曲。禮畢者。晉太尉庾亮伎。追思亮。因假其執翳以舞象其容。取謚以號之。每奏九部樂終列。

陳之故曰禮畢。此二部爲華夏之聲。其餘七部皆四裔之樂。而四裔樂中尤以龜茲爲盛。舊唐書音樂志稱龜茲之樂聲振百里。蕩動山谷。文獻通考稱龜茲樂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列於七部樂。其器大盛於閭閻。隋書音樂志稱龜茲樂在隋世已大盛。爲當時各部樂所不及。

然統觀南北風謠大都篇章重疊而辭句簡少。是以陳隋君臣所擬率多依體製辭。雖志思淫放不足媲美前修。而斯體之興固與周雅漢詩事同一例。又清樂曲辭輒有和送之聲。以助唱歎之氣。尋其飆流所自。殆亦豔趨之遺制歟。

按清樂古辭有和聲送聲之別。和聲大氏一曲既終。衆歌和聲以和之。其辭長短不定。其源出於相和曲。如江南可採蓮。古辭有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四句。與前不相均。卽和聲也。梁武帝采蓮曲曰。游戲五湖采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爲君儂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采蓮曲。別有和聲曰。采蓮渚。窈窕舞佳人。又昭明太子一曲。和云。採蓮歸。淥水好沾衣。是也。送聲者亦曲終歌之。所以送曲也。其與和聲異者。歌者曲畢自歌。與衆人相和不固。又送聲多揭明曲辭本意。和聲則否。亦有送聲之前更唱和聲者。送聲之所出。雖不可考。然觀董逃行每句之後有董逃二字。上留田曲每句之後有上留田三字。與子夜歌前以持子送。後以歡娛我送。鳳將雛以澤雉二字送。事例相同。或卽其源也。又考宋書樂志所載大曲。多載明某句前有艷。曲後有趨。或卽和送之濫觴。惟此事伶工所習。士大夫多不究悉。故今亦不能詳其本末也。

又按清樂各曲。今樂府詩集兼載其和送之聲者。除上條所述外。尙有下列各曲。(一)烏夜啼曲。和云。夜夜望郎來。籠窗窗不開。(

二)三洲曲。和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傍流。歡將樂共來。長相思。(三)襄陽蹋銅蹄曲。和云襄陽白銅蹄。聖德應乾來。(四)那呵灘曲。和云郎去何當還。(五)楊叛兒曲。送云叛兒。教儂不復相思。(六)西鳥夜飛曲。和云白日落西山。還去來。送云折翅鳥。飛何處。被彈歸。以上西曲。(七)江南弄。和云陽春路。娉婷出綺羅。又一曲云陽春路。時使佳人度。(八)龍笛曲。和云江南音。一唱直千金。又一曲云江南弄。真能下翔鳳。(九)鳳笙曲。和云弦吹席。長袖善留客。(十)采菱曲。和云菱歌女。解佩戲江陽。(十一)游女曲。和云當年少。歌舞承酒笑。(十二)朝雲曲。和云徙倚折耀華。以上江南弄。(十三)鳳臺曲。和云上雲真。樂萬春。(十四)桐柏曲。和云可憐真人游。(十五)方諸曲。和云方諸上可憐。歡樂長相思。(十六)玉龜曲。和云可憐遊戲來。(十七)金丹曲。和云金丹會。可憐乘白雲。以上上雲樂。

又按吳聲歌懊儂歌十四首。其十三曰山頭草。歡少四面風。趨使儂顛倒。其十四曰懊惱奈何許。夜聞家中論。不得儂與汝。華山畿二十五首。其三曰夜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其七曰啼著曙。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其八其十其十三其十六其二十其二十二其二十三其二十四各首。句法均同。讀曲歌八十九首。其九曰所歡子。蓮從胸上度。刺憶庭欲死。其十八曰所歡子。不與他人別。啼是憶郎耳。其二十四曰所歡子。向春花可憐。摘插裊襠裏。其餘各首亦多同此句法者。雖未載明和送。然比例以推。疑亦和送之聲也。

至於鄭譯因龜茲琵琶立七均十二律之調。雖曾見沮當時而後世雅俗之樂。皆其遺聲。尤爲古今音樂變遷之關鍵焉。

隋書音樂志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憑梁國舊事考尋古典高祖不從曰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耶是時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國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既久音律多乖積年議不定(中略)又詔求知音之人集尙書參定音樂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恒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籊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引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和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中略)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至是譯以書宣示朝廷立議正之(中略)是時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令各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高祖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高祖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高祖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

凌廷堪燕樂考原引遼史樂志曰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絃叶之

自注此燕樂之關鍵

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益濁上益清蓋出

九部樂之龜茲部云。又曰。隋高祖詔求知音者。鄭譯得西域蘇祇婆七旦之聲。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之說。由是雅俗之樂。皆此聲矣。又與阮伯元書曰。蓋樂自鄭譯而後。乃一大變更。周官同律無論矣。漢以來之樂。以京房律準爲根。絲聲倍半相應。與竹不同。故荀勗笛律以絲爲竹度。而不能行。而梁武帝十二笛。仍用列和之制也。隋以來之樂。以蘇祇婆琵琶爲根。琵琶四絃七調。故爲二十八調。唐宋以來之雅樂及燕樂宮調字譜。皆琵琶之遺聲也。

按隋代雖以南朝舊曲爲清樂。列於九部之首。而朝野所尚。皆西涼龜茲之聲。其間龜茲之樂尤盛。西涼樂亦變龜茲之聲爲之者。唐宋燕樂。其源皆出於龜茲琵琶。是爲我國音樂變遷之樞紐。其原因則西域交通。夷樂流入之影響也。

然則隋雖短祚。上比嬴秦而開今之功。亦正相埒矣。故知世運屯蹇之際。卽學術通變之時。此中盈虛消息。有若秋冬之與春夏焉。非通夫莊生成虧之論者。鮮不以名實爲喜怒也。

【附】舊唐書音樂志所載清樂曲目表

- (一) 白雪 周曲 古辭亡
- (二) 公莫舞 漢曲 晉宋謂之巾舞 舞用巾象項伯以衣袖障高祖也 古辭見宋書樂志不可句讀
- (三) 巴渝 漢鞞 舞曲 漢高帝所作也 古辭亡
- (四) 明君 漢曲 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 古辭亡
- (五) 鳳將雛 漢曲 古辭亡
- (六至七) 明之君二首 漢鞞舞曲 漢章帝造 梁武改其辭以歌君德 古辭亡

清樂

- (八) 鐸舞 漢曲 古辭見宋書宋志聲辭雜寫不可讀
- (九) 白鳩 吳拂舞曲 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晉改本辭存
- (十) 白紵 吳舞曲 古辭存見宋志
- (十一至十四) 子夜吳聲四時歌四首 晉曲 晉有女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晉日常聞鬼歌之
- (十五) 前溪 晉曲 晉車騎將軍沈洸所制也 存
- (十六) 阿子及歡聞 晉曲 晉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回否後人演爲二曲 存
- (十七) 團扇 晉曲 晉中書令王琨作 存
- (十八) 懊儂 晉曲 晉隆安初民間訛謠之曲 存
- (十九) 長史變 晉曲 晉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制也 存
- (二十) 督護 晉宋間曲 存
- (二十一) 讀曲 宋曲 宋人爲彭城王義康所制也 存
- (二十二) 烏夜啼 宋曲 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 存
- (二十三) 石城 宋曲 宋臧質所作也 存
- (二十四) 莫愁 宋曲 出石城曲 存
- (二十五) 襄陽樂 宋曲 宋隋王誕之所作也 存
- (二十六) 棲鳥夜飛 宋曲 宋曲宋沈攸之所作也 存
- (二十七) 估客樂 齊曲 齊武帝之製也 存

- (二十八)楊伴兒 齊曲 本童謠歌也 存
- (二十九至三十)雅歌二首 未詳所起 存
- (三十一)饒壺 疑隋投壺樂曲 亡
- (三十二)常林歡 疑宋梁間曲 亡
- (三十三)三州采桑 商人歌 采桑因三州曲而生 存
- (三十四)春江花月夜 陳曲 陳暹寶興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太樂令何胥采其尤麗麗者爲此曲 亡
- (三十五)玉樹後庭花 陳曲 存
- (三十六)堂堂 陳曲 亡
- (三十七)泛龍舟 隋曲 隋煬帝江都宮作 存
- (三十八)上林 以下七曲有聲無辭
- (三十九)鳳雛
- (四十)平調 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遺聲漢世謂之三調
- (四十一)清調
- (四十二)瑟調
- (四十三)平折
- (四十四)合嘯

舊唐書音樂志曰。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爲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遭梁陳亡。

亂所存蓋鮮。隋室已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有云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等三十三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首有韻無辭。上林……命嘯。通前爲四十四曲存焉。

通典卷一百四十六。清樂者。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舊曲。樂器形制。並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備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符永固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隋平陳。後獲之。文帝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令復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爲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者而補之。以漸定呂律。更造樂器。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先遭梁陳亡亂。而所存蓋鮮。隋室以來。日益淪缺。大唐武太后之時。獨存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漢阿子歌。團扇歌。懷儂長史。變督護歌。讀曲歌。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樓。烏夜飛。估客楊叛雅歌。鑿堂。常林。歎三州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共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曲。(其吳聲四時歌雅歌春江花月夜未詳所起。餘具前歌舞雜曲之篇)又有七曲。有韻無辭。上林鳳曲。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等。通前爲四十四曲存焉。

按通典與唐志異者。唐志有鳳將雛。通典無。見雜歌曲篇中。唐志春江花月夜。陳後主時曲。通典謂未詳所起。又按通志所載清樂與唐志異者。以子夜與吳聲四時歌分爲二曲。又以春江花月夜爲隋曲耳。

【附】燕樂四均二十八調表 (據沈括夢溪筆談及凌廷堪燕樂考原列)

【四均】		【二十八調】		【殺聲字譜】	
(古名)	(俗名)	(古字)	(今字)		
七					
黃鍾宮	正宮卽正黃鍾宮	久	六		
大呂宮	高宮	マ	四		
夾鍾宮	中呂宮	一	一		

凌廷堪燕樂考原燕樂二十八調說曰。燕樂之原。據隋書音樂志。出於龜茲琵琶。惟宮商角羽四均。無徵聲。一均分爲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也。其器以琵琶爲主。而衆音從之。又曰。宋南渡燕不用七角聲。及三高調。東都教坊之遺制……二十八調。闕七角及三高調尙

七 商					七 宮										
應鍾角	南呂角	林鍾角	中呂角	姑洗角	黃鍾商	無射商	南呂商	林鍾商	中呂商	夾鍾商	太簇商	無射宮	夷則宮	林鍾宮	中呂宮
歇指角	小石角	雙角	高大石角	大石角	越調	林鍾商即商調	歇指調	小石調	雙調	高石調	大石調	黃鍾宮	仙呂宮	南呂宮	道宮即道調宮
人	一	マ	久	リ	久	リ	フ	入	乃	一	マ	リ	フ	人	久
尺下(即句)	一	四	六	尺	六	凡	工	尺	上	一	四	凡	工	尺	上

有六宮十二調乾興以來教坊新奏又闕一正平調金元人因之遂餘六宮十一調(按合稱十七調)

又曰六宮之道宮元人雜劇不用金人院本有之是金時六宮尙全也十一調之小石調歇指調般勝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鍾調元人雜劇皆不用金人院本亦有之惟無歇指調是金時十一調僅闕一調……故元人雜劇及綴耕錄有曲者祇正宮中呂宮仙呂宮黃鍾宮五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四調(按明人合稱九宮)又曰高安周氏論曲九宮之外又有小石般涉商角三調謂之十二調元人南曲無商角有羽調又加一仙呂入雙調合其數得十三明人因之稱十三調

按凌氏於宮調沿革言之甚明其詳具其所著燕樂考原一書今摘錄數條如右

		七角								
羽		林鍾羽	中呂羽	姑洗羽	太簇羽	黃鍾羽	無射羽	南呂羽	太簇角	黃鍾角
		黃鍾調 <small>即黃鍾羽 一曰羽調</small>	仙呂調	高平調 <small>即南呂調 一曰平調</small>	正平調	中呂調	高般涉調	般涉調	越角	林鍾角 <small>即商角</small>
		フ	夕	一	マ	久	リ	一	フ	入
		尺	上	一	四	六	凡	工	工	尺

凌廷堪曰。某調殺聲用某字者。欲作樂時。見此曲殺聲是某字。即用某調奏之。
又曰。殺聲曰。即姜克章所謂住字也。

【勘誤】

編者按本誌第六十八期所登中國文學史綱要卷一。中有排版誤字若干。茲擇要勘正如下。(一)第二頁第十行。伊考氏係伊耆氏之誤。(二)第五頁第十行。而皆其所本。皆應作而皆得其所本。(三)第七頁第十行。駟載係駟載之誤。(四)第九頁第三行。自素係自責之誤。(五)第十一頁第四行。垂隴上脫於字。應補入。(六)第十二頁第四行。應改爲按國語音語亦載賦時之事。(七)第十六頁第一行。別宜係制宜之誤。(八)第十七頁第十一行。尹父子係尹文子之誤。(九)第二十三頁第十一行。于威王係于威王之誤。(十)第二十四頁第九行。此條應排在第二十五頁第十二行之處。誤置此。(十一)第二十五頁第七行小註。帽子係渭子之誤。(十二)第三十二頁第六行。若夫東皇之慶則。

應改爲若夫離騷之麗雅、東皇之典則。(十三)同頁第七行、遠游之飄忽五字應刪去。(十四)第三十三頁第十一行小註、應改爲附屈賦作者異名及篇數異說表。(十五)第三十六頁表中天問下第二欄十一應改十、第三欄十二應改十一。(十六)同上表中九章下第三欄二一應改二〇、第五欄二三應改二二。(十七)同上表中遠游下第三欄二三應二一改。(十八)同上表中卜居下第三欄二三應改二二。(十九)同上表中漁父下第三欄二四應改二三。(二十)同上表中九辯下第三欄應填入二四。(二十一)同上表招魂下第三欄應填入二五。(二十二)同上表大招下第三欄應將二五兩字刪去。(二十三)第三十七頁表末附說明第二條第一至第二行一段、應改如下文。但第一種必依文選去國魂禮魂盡招魂爲二十五篇。然去國魂禮魂雖文選如此而不可依據。因昭明偶爾未選不可謂屈子本無也。第二種不數惜往日悲回風遠遊。係據吳至父說。然必下至大招始合二十五之數。而招魂與大招並收亦未當。(二十四)第三十九頁第十三行小註、草本係草木之誤。(二十五)第四十二頁第九行○下應作按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曰：秦王云云。

文苑

原书空白

文錄

文道希先生遺詩序

陳三立

吾友萍鄉文道希學士名廷式既歿門下士徐君積餘爲刊雲起軒詞若干卷見本誌第二十七期書評胡先驥撰。盛傳海內矣。今歲葉君玉甫復搜刊君遺詩若干卷。以君朋輩故舊僅存者莫余若。屬序其端。君天秉卓犖博聞強記。才氣不可一世。余始逐試南昌。得交君。俱少年耳。越三歲。同鄉舉。同計偕。居京師。君不第。已名動公卿間。尋擢巍科。超遷講幄侍從。聲光赫然傾天下。當是時。國軍新挫於島鄰。輸款割地。幾不國。君激世變。益究中外之務。凡時政得失。列位賢不肖。慷慨陳論。指斥權貴人尤力。爲所側目久矣。及肇宮闈之隙。狃新舊之爭。務歸罪於君。媒孽構陷。屢欲擠之死地。脫身走日本。乃免。夫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自古賢人才士。懷負奇偉。動與禍會。遭戮辱屏棄摧落者。不可勝數。況厄於一時。愈伸於百世。是豈足道哉。久之。君返自東瀛。復時與君游聚。過金陵。必主余家。流連嘯詠。意氣不衰。最後飲秦淮。別去。遂永訣。君撰箸宏富。詩詞特鱗爪耳。然君博極羣書。詩乃清空華妙。不擗捨故實。自襍嘗推爲獨追杜司勳。波瀾莫二。卽身世飄泊。亦頗肖似之。此可懸諸天壤。俟定論者也。獨是君歿未十歲。國步驟改。九宇沸擾。余屢轉徙窮海。老病復迫之。殘夜孤呻。中追憶君。箕踞揮塵。高睨大談。往往揣君聲音笑貌。濃眉。蟠腹。辟易。千人之概。以自

壯無如斯人。不復得景光之不可把翫。讀君詩。益纏興亡離合死生博一瞬之感也。己巳五月。義寧陳三立。

文道希先生遺詩敘

葉恭綽

廿載前。吾師萍鄉文道希先生既歿。恭綽撰挽詩。久而不成。蓋情緒煩怫。哀至於無文。遂無以自達也。既乃思輯其遺著。詢諸師之子永譽。知強半散佚。僅晉書藝文志暨雲起軒詞。先刊行者。猶傳於世。爲憮然者久之。恭綽夙角從師遊。師所以撫愛獎進之者。甚至常寓書南昌家中。任綽縱覽所藏典籍。綽得暢通書史者。實由於此。又庚子謁師海上。師教以爲詩之道甚悉。且舉自作過祇祠七律爲例。又喜綽所爲遊仙詩。以爲雅麗。對人恆稱道之。今忽忽將三十載。宛在心目。而遺書散盡。所著亦罕存。嗟夫。以師之才雄氣猛。事功不就。乃並區區簡冊之流播。而亦斬之耶。乃誓爲蒐集。越十載。未有所獲。久之。聞湘中有藏師遺稿者。未得見。繼乃得詩二卷。憶少時曾讀師詩稿。審非其全。復致力訪求。期成完帙。凡三載。共得詩若干首。攜至海上。與永譽共校之。二人之意。以爲人事無常。宜先印詩稿。徐及其他。乃舉付手民。餘俟別謀。剞劂。綽維師匪欲以學術鳴者。茲編尤學之鱗爪。顧平生襟袍志行。可藉窺其大凡。昔陳右銘先生讀師水龍吟詞。謂非文人之所能。師之詩。何莫不然。蓋信乎非世之詩人之作也。近論世者。恆謂清社之屋。西朝實尸其咎。蓋洪楊之役。清祚俛失而復得。乃臨朝者迄無悔禍憂勤之意。徒逞其陰詐猜忌之謀。屏棄賢

良。倚任羣小。加以宴安酖毒。倒行逆施。蓋不待玉步之移。已知瓦解之無可挽矣。使師當光緒中葉。得行其志。以其間幹回時運。收拾人心。開通風氣。則戊戌庚子以迄辛丑諸役。或竟弭而不發。未可知也。計不及此。徒使論者以人之云亡。致慨於邦國殄瘁。而師之感時憂世之抱悲憤牢愁之況。乃僅流露於紙墨間。嗚呼。以師爲文人。或軒輊於甘陵洛蜀。間以師擬於急功近名之列者。斯真一孔之見也。昔人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余論及此。亦欲後之誦師詩者。於清末之時局有所考焉。其所得將有出於詩之外者。至於師之詩之所以爲工。或亦卽因是也。是爲序。十八年七月。番禺葉恭綽。

曹子建詩注自序

黃節

壬戌之秋。余在大學說陳王詩。始爲之注。其時學校常輟學。旣委講。未卒業。逾年。余箋漢魏詩。采陳王樂府諸篇注之。亦少具矣。閱五年。丙寅秋。復說陳王詩。乃重爲之注。甫及半。余大病幾死。自丁卯正月。迄夏而瘳。弱不任講。終暑期解學。是秋。余謝校事。遂使諸生闕然於陳王之詩。甚慊慊也。入冬。體氣復元。檢昔之所爲注。重複理之。而削綴者又十之四五。至歲除而畢。嗟夫。余何勤乎陳王之詩也。陳王本國風之變。發樂府之奇。驅屈宋之辭。析楊馬之賦。而爲詩。六代以前。莫大乎陳王矣。至其閱風俗之薄。哀民生之艱。樹人倫之式。極情於神僊。而義深於朋友。則又見乎辭之表者。雖百世可思也。鍾記室品其詩。譬以人倫之有周孔。至矣哉。考四庫全書提要。曹子建集凡詩七十四首。而嚴鐵橋曹集校輯。乃稱蒐括羣書所載。

得詩百二十一首。朱述之曹集考異第五六卷詩樂府凡一百有一首。而失題各詩及樂府佚句不與焉。余是編取詩與樂府七十一首。其目次略依朱氏。自餘朱氏所錄如詩七步詩代劉勳妻王宋詩寡婦詩七哀死牛詩七怨離別詩述仙離友詩四言詩雜

詩失題各詩善哉行君子行怨歌行七解結客篇苦熱行亟出行長歌行遠遊篇兩儀篇
豔歌行對酒行天地篇飛龍篇妾薄相行秋胡行善哉行陌上桑樂府佚句前綴聲歌

凡三十三目。皆所不注。以

其有傳訛者。誤入者。疑存者。復增者。斷落不完者。無取乎畸零。雜爲也。嗟夫。陳王詩曰。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逕寸翰。流藻垂華芬。余讀之而悲。蓋悲乎人之不如鱗蟲。自昔而然也。後之讀余是注者。儻亦有悲余之悲陳王者乎。戊辰春正月初四日黃節序。

與大公报文學副刊編者書

張爾田

其四 論清列朝后妃傳稿

拙編出版。頗受此間學者之歡迎。而好持異議者亦間有之。有謂清初太后下嫁一事。本滿洲舊俗如此。似可不必諱言者。不知拙編於此事。以其苦無顯證。故暫爾闕疑。非諱之也。考張煌言建夷宮詞。祇云「大禮恭逢太后婚」。本無下嫁字樣。記得亡友王靜安曾言。羅叔言處藏有內閣檔案。係順治八年審訊睿親王近侍供詞。內一條略云。去年睿親王到宮中。在皇太后前出言不順云云。惜記憶不甚清楚。弟累欲向叔言借鈔。聞其所藏悉已轉售。遂未果。據建夷宮詞。太后大婚爲順治七年正月。而睿親王墨爾根王府則在南池子。吳梅村詩所謂「七載金縢歸掌握。百僚車馬會南城」者也。使太后果下嫁。當在王

府。何以仍居宮中。且詳味供詞。曖昧無禮之事。容或有之。亦不似堂堂下嫁情形。雖建夷宮詞有「慈寧宮裏爛盈門」之句。此乃煌言在海外傳聞之誤。豈可爲據。故弟頗疑睿親王以皇父納其姪肅親王妃繼正宮。當時所謂太后大婚典禮者。因多爾袞既爲皇父。則其妻自當尊稱之爲太后耳。滿人朴略無文。當時號太后者。如蘇臺太后。囊囊太后等。殆不一而足。遍考諸書。別無下嫁之顯證。則孝莊下嫁之說。或者因煌言一詩而傳之。失其真也。雖叔嫂通婚。滿俗不禁。但歷史事實。最重憑據。苟無真憑實據。而但信傳聞之說。則史家未敢負其責。固不如暫時闕疑之爲愈矣。拙編關於清初史料。搜討殆近十年。始敢付之殺青。惟一人見聞有限。甚願海內通人。別出佐證。匡我未逮。但必須真正重要史料方足據以定案。若牽合附會。考而不據。甚且不足爲據。此等技倆。孰不能爲。近世考據之學日精。凡古書事實出於傳說者。且多持懷疑態度。乃獨至於近史。而反輕信傳聞流俗之言。是亦學者之大蔽也。大抵傳聞之言。無不事出有因。而再傳之後。又無不寔失真相。固不可一概抹殺。然又豈可一概輕信。若欲使人信從。必須於此傳聞之外。別尋鐵證。當此鐵證未尋到以前。無論其事爲真爲僞。皆當暫時存而不論。弟所謂懷疑態度者如此。況歷史是非。當與天下以共見。不能以一人好惡顛倒其間。嘗見今之治學者。惡之。雖古史有因之口說。必議其僞。好之。雖近世無稽之譌言。亦認爲真。此乃全屬意見用事。所謂科學方法者。果若是淺稚乎。則吾不知之矣。又有謂我書於晚清政變。記載太略者。實則拙編孝欽一傳。於當時批政。何嘗不撥

載無遺。所以不及詳叙者。則后傳體例宜然。國家大事自有本紀。不能以一部分之書。強占全體篇幅也。蓋彼輩見拙書語無褒貶。遂疑有意刪略。不知修史最忌褒貶。褒貶既是主觀。據事直書。見仁見智。一任讀者。方爲良史。凡真正具體之史。皆不以褒貶爲重。卽小說家如吳敬梓輩。且尙知遵守此例。惟宋人史學。妄效春秋高談書法。弟方恨之。而謂肯躬自蹈之耶。至若近代西洋史體。喜發議論。好下評判。不善爲之。則去事實愈遠。雖可取悅於一時。未必能傳於永久。弟非以著述營利者。不如其已也。拙編成後。自知此二點必爲當代掇擊。今果然矣。雖然立言不爲一時。姑留此一段公案。寫質於公。以待論定。高明以爲如何。弟張爾田頓首。民國十八年七月六日。

按杭縣張爾田君^孟生平長於史學。在清史館任纂修十年。著作甚富。其清列朝后妃傳稿一編。凡二卷。做毛西河形史拾遺。不虛

美。不隱惡。據事直書。體例謹嚴。文采斐然。尤爲晚年經意之作。題曰列朝者。用錢牧齋列朝詩集之例。去年清史稿出版。陳敬第君所作

此書序。已見本誌第四十九期文錄。其中惟樂志八卷。用張君原稿。后妃列傳。則但就君之初稿刪改而成。識者病之。原稿旋經張君之姨甥山陰

平毅^剛君編輯成書。並出資爲鉛印。若干部。分上下二冊。卷首列引用參考書目。凡九十三種。其近人筆記。語或誣妄。及坊間所行

清代野史。牽合增飾。未足爲據者。張君則於書中隨處駁正。而不作爲參考書。張君於作史之方法與藝術。常爲究心。有精到之見。解張君於此書。自謂根據可靠之材料。遇事直書。不爲曲諱。惟於清初太后下嫁及世祖出家兩大疑案。則斷爲必無其事。(一)太后下嫁事。卷上二頁張君以爲鈔本張煌言詩言此事。繫於順治七年庚寅。而順治實錄載七年正月丁丑。皇父攝政王納肅親王

福金爾博濟錦氏爲妃以繼正宮。九年剛林訊供及十二年王大臣議彭長庚疏均證明此事。是所納者確爲被戕害之肅王之妃。太后即孝莊文皇后事則無考。右函於此問題更爲申說。(二)世祖出家事卷上七十六頁張君以爲陳其年讀史雜感詩「玉柙珠襦連歲事。茂陵應長並頭花」可闢出家之浮談。韓茨撰王熙行狀記王親聆末命草詔事甚詳。至吳偉業清涼山讚佛詩則鼎湖寓言也。張君於論清史稿藝文志作法書中見本誌第六十六期文錄第八頁辯之甚詳。迨至晚近則張君信杜氏請脈記指崇陵傳信錄之誤。謂德宗先孝欽后一日而崩逝。又闕崇綺進藥俾同治皇后自盡之謬。而闕疑之處亦頗有之。不悉記。本書卷末附錄張君乙卯民國四年南歸雜詩十八首。言其作史之志。今登本期詩錄。讀者可參閱也。編者識。

其五 論研究古人心理

(上略)近見東方雜誌有一文題爲歷史上人物心理之研究。係譯自美國雜誌者。閱之可發一笑。研究心理。當研究活人。歷史上人物皆係死人。死人之心理。如何可以輕易研究。吾恐研究之所得者。非歷史上人物之心理。而爲研究者個人之心理。則真滑稽之至矣。彼其所據以爲材料者。不過自傳及同時人信札與環境種種。此等斷爛不完之殘片。研究其人事實。尙且苦於單簡。何況心理。(1)從來作自傳者。皆是隱惡揚善。毅然不諱。舉生平穢跡。暴露於紙上。僕敢保其必無。即偶然有之。亦多是掩其重者。而枚舉其輕者。其不可告人之隱私。研究心理家。烏從得而知之。曩在北京。有人以孫原湘雙紅豆圖索題。雙紅豆者。原湘所戀愛之二女。一爲其友人之妻。屈宛仙。一爲其姪婦。二人皆隨園女弟子。又孫星衍問

字堂集有祭錢大令汝器文中云「傳曩以燕游妨君小節。桃分瑕子之筵。手進襄城之袖」云云。是其人乃變童一流。曾與星衍相狎者。試問使屈宛仙錢汝器自作詞記。肯據事直書否。(2) 同時人信札除寒暄瑣事外。有作諛者。有作規勸語者。而此等諛詞及規勸語。則又視其人主觀爲轉移。僕藏朋友手札最多。好佛學者則稱譽我之佛學。好史學者則稱譽我之史學。好考據者則稱譽我之考據學。亦有好宋儒學者。以我之著述。違反程朱家法。移書以相責備者。若而人者。不可謂非生平之知己。然謂其全得我之心理。自問尙未敢斷言。朋友與我之信札如此。我與朋友之信札又何獨不然。莊生有言。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若矣。烏乎正之。使異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烏乎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又烏乎正之。然則欲據同時人信札以斷定其人之心理。豈非夢囈。(3) 環境之說。誠爲研究歷史事實之必要。但以此法應用之於心理。則有可憑。有不可盡憑。光武少年。見執金吾威儀甚盛。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曹操亦嘗言。欲望封侯。題墓道曰漢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是此二人最初心理所希望者。不過如是。而其後乃竟至大異。似此者。或可以環境解釋。若據此研究心理。則僕以經驗言之。又有可以證其不然者。僕之少時。所處之環境。實一八股之環境。今老矣。所處之環境。又爲一新文化之環境。然僕不但工八股。抑且未受新文化之毒。三十歲以前。雖以父命爲官。閉戶讀書如故。民國以後。主講北京大學。而所謂赫赫有聲之北大派。僕亦未嘗有所附麗。凡我同好。如黃

晦聞諸公。皆可爲我證明此言。由是觀之。環境之說。其不能確定。人之心理也。審矣。無已。則姑上溯之。家庭教育乎。他人家庭。僕不敢知。請再以僕爲例。僕少年家庭。實一最和藹之家庭。我母賢明慈善。我父優於文學。以畫家而兼詞家。僕之文學天性。可以說得父之遺傳。至於畫。非但未學。並且不好。而幼時所最喜用心者。乃係乾燥無味之考據。僕今尙生存。以此方法。研究生存。人心理尙未免有多少缺點。乃欲據此以研究死人之心理。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遊戲而已矣。凡天下事。其能成就及能表現與否。大都因果複雜。一因生一果之說。在今日已不適用。既是多因多果。則外燠內薰。緣起非一。有非算數所能量者。豈區區之智力。可以逆測而保其必無一誤耶。事跡譬如物。心理則構造其事跡之原質也。物之原質。有定律。故可以分析。心之領域。較物尤廣。分析已苦。至難。然使人尙存。則或可有法。一爲試驗。若其人已死。僅殘留一二事跡。大體已不甚完。分析直是無從下手。故研究死人之心理。等於研究靈魂。其結果亦終歸於失敗已耳。歐美現代之文化。已漸離乎理智之正軌。而趨於畸形。是殆文化將衰之先兆歟。吾人講求異邦學術。似當讀其名儒偉著。此等浪人議論。何國蔑有。豈可不加之以識別。不幸近今留學者。不能與彼中名儒接近。所耳濡目染者。大都是此等議論。而此等議論。又最普通。最適合於好奇而不識貨者之口味。今已混混入於我國矣。使不知西學者。詫爲奇貨。以爲海外真正學術。不過爾爾。則近今留學者。不能不負其責也。（下略）張爾田頓首。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三日。

其六 論作史之方法與藝術

(上略)前寄一書略論研究歷史上人物心理之不可能。誠以今日學者治學之軌道全失。標新領異。惟怪之欲聞。得一奇說。不問其了解與否。即濫用濫傳。久且蘭變為茅。橘化為枳。名為歐美之學。而實非歐美之學之本然。此風近已瀰漫於全國矣。尤以治國學者此病為多。僕有恒言。吾人治學。總不宜持宣傳態度。此區區學鵠也。歷史之學。最重要者在求真相。歷史之事實。本係一堆散片。無意義可言。但既經吾人之手。連綴排列。或輕或重。或抑或揚。幾微出入之間。則無意義者。不能不一變而為有意義。試問此意義何從而生。謂非吾人之主觀。不可及其書之成也。吾書不變而觀者萬變。則又有讀者之主觀。滲入其間。而欲於此中研究古人之心理也難矣。故古人心理不易研究也。作史者。惟求不失其真相而已。求真相之道。第一須將吾人主觀中感情意見設法提出。縱使提之不淨。亦當範圍至一極小部分。而此外所顯者。吾人固可假定即為古人之真相。此假定如佛書俗諦是假。之意。蓋假未嘗不實也。雖真相無不有心理為其背景。然在史家。則但可謂之真相。心理自有專科。史家無容包辦。譬如照相者。豈能代為影印或肥瘦。或瘦。肥瘦之理。當問之醫家。照相者豈能代為影印或肥瘦。真相之說明。須量其材料之分配如何。搜集材料時。即須預

為注有用積極方法說明者。亦有用消極方法說明者。消極方法。吾人可名之曰負號之記載。負號記載所用以為審定之具。乃人類一種綜合事實之經驗判斷。經驗判斷之正確與否。則全視乎其在論理上能成立與否。以為衡。蓋歷史事實。當初如一整碗。今已打碎。欲為之補全。其有縫可合者。固無問題。但終

不免有破碎無從湊泊之處。卽不能不用吾人經驗判斷所推得者，彌補完成。雖然此等彌補，究與顯著之事實有別。史家爲慎重起見，不能不用負號記載以說明之。使歷史上顯著之事實與吾人經驗判斷所推得者，界劃分明。古人云：應書不書，卽是書法。此類是也。其或此類判斷，在論理上尙有然疑，在事實上又多牽合，則負號記載卽不許其濫用。反乎此者，非屬感情卽是意見。負號記載乃一種缺席裁判辦法，故必須慎用。宋儒史學妄效春秋，多有弊。故欲用負號記載，有二條件焉：（一）者必具有一種綜合事實之經驗判斷。綜合事實愈廣，抽象愈密，判斷乃愈近真。經驗判斷，人人同具，但欲其正確，非見事多，讀書富，析理細，不能養成。亂世狂潮，尤無法養成。黠者敢於顛倒是非而不顧者，卽利用庸衆此等弱點，而欺死者無人爲之辯護也。（二）者又須有一種最純熟、最精美之藝術，方能用以表現。藝術上之工拙，實於求真之道，有密切關係。譬如稱天秤者，手勢不熟，或高或低，卽是弊端。是故史家所用之藝術，與小說家所用之藝術，實同一源。惟小說事實可以虛構，修改任意，而歷史則不能耳。小說事實雖云虛構，但其背後亦必有本事，方能託起。非是則不能感人。事實理論實係不可分者，亦猶春秋一經，有具體之左傳，而後方有抽

象之公
戲也。

史家非必借重於藝術，乃是無從避免者。此如算學上等分術之零分，非此則不能還原。此理極是平常。獨笑我國人自輕家珍，拾外人之牙慧，大驚小怪，語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之謂也。（下略）

張爾田頓首。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曾敬詒先生

六秩壽頌

庚午

瞿宣穎

在昔犀渠教戰。長沙致子弟之兵。龍節分封。汾陽開異姓之國。奠鯨波於已溢。迴羲馭於將頽。若惟岳之降元。精實中天。而超繫表。泊乎僕射威名。播聞遐裔。汝南故吏。徧及方州。陵谷已遷。冠裳漸毀。築堊亭而成。私史訪喬木而思故家。繫魯殿之猶存。如蜀老之尙在。固將思甘棠之蔽芾。見桑梓而敬恭。況乎秉黃門之家訓。師古無慙。衍高密之經傳。小同仍貴。清風未沫。茂矩方適。蓋我敬詒先生錦綉。辟呬之齡正。太傅文正公繡袞雍容之日。神駒器局。已傳對客之稱。蠟鳳嬉娛。無廢下帷之學。惠敏襲侯。以條侯之世將。繼博望之遠遊。圭璋令問。槃敦羽儀。鐸騎初臨。鳳麟爭識。先生總鬢奉盥。畫革能書。休屠王子。訂交而拜。母儀甘英。海邊思古。而停漢節。粵自鉞山紀異。寂寥黃竹之歌。稷下談天。驚疑赤縣之論。紀少昊而師郟子。學在四夷。譬建德之入蒙莊。思存六合。周髀之所不計。亥步之所未窮。眉睫之內。莫覩泰山。堂坳之間。但浮芥子。豈知大秦國中。已得華風之禮讓。跋提河外。能行先聖之遺文。往籍非誣。經行可驗。瞶瞶啟於一日。運會烈於千秋。先生少習殊域之言。歷試折衝之役。親鉛槧。不煩鞞譯。乘輜軒。若處戶庭。兼有十人之能。曾無六月之息。於是本法顯之素願。練賈耽之精思。周訪名都。躬參大德。乃若景教之入。長安見褒。明詔利子之來。吳會深動士林。祥星如雨。是名世之符。寶血長殷。懸殉身之則。聿嚴遺範。遠播福音。是曰宗教。格磔山禽之音。蜿蜒秋蛇之字。輕舌重舌。左行右行。孫叔然以創反語之基。鄭漁仲以志七音之略。羽翼乎倉頡沮誦。恢豁乎禁侏侏離。是曰語文。蘇格拉底遠同。宣聖之時。伏勒泰而按即福 Voltaire

實慕支那之化。哲人達識異代同符。逝軫可攀靈襟。如接或剖微茫之名理。輕軒白馬之爭。或恣振奇之寓言。沾溉金壺之論。是曰哲學。張衡靈憲之儀。馬鈞轉輪之製。劉向冶金之學。王莽剗腹之工。凡引繩正。築之思。皆利用前民之意。以至郭守敬之改歷。李之藻之譯書。探墜緒而益精。若迴泉之互注。是曰數理。阿提拉 *Attila* 之突騎。垂西陸新建之邦。成吉思之王庭。合殊方重譯。而會拂菻遺趾。見流離鑄石之原。聚窟仙洲。實安息名香所自。烏弋山離。范曄之所曾記。黑衣大食。杜環之所親經。倘過流沙而逢大鳥。歷西極而覩名駒。裴回氈毳之鄉。想像漢唐而上望古遙。集感慨係之。是曰歷史。先生漸漬故書雅記之中。鉅槻航海梯山之外。羅胸星斗。縱翼雲霄。凡耳目所能周。契衷懷而獨運。固將奉文正之貽謀。紹惠敏之遺烈。取鎔前哲。別濬新知。庶幾蟲沙猿鶴。化君子小人之爭。獅子雷音。警大地河山之夢。豈謂十道度遼之歲。七重圍軫之年。王險名城。箕封舊壤。竟率衛滿之餘裔。以降秀吉之雄師。爰及王母行。籌藁街。戮使黃天。卅六方訛傳秘籙。葉護三千騎。直叩神京。周原大夫之什。見彼黍而行吟。杜陵野老之篇。對新蒲而掩涕。先生隨使初歸。甫作移中之監。載書不定。孰知毛遂之能。雖復贊皇當國。追惜悉怛。謀之降鄭公。對使能折劉六符之詐。朝無人焉。事可知矣。先生傷賀蘭之讒口。隨房相以去官。監稅瘴鄉。浮家海嶠。秦州行役。鷓鴣已寄於一枝。曲江感懷。海燕無心於競物。載鷓夷而去。越紐訪商胡而下淮南。今者續東京夢華之錄。覽楚詞初度之文。六十年中。前塵歷歷。縞紵新歡。簪裾舊侶。載酒而過揚雲之宅。瞻笏而拜。

魏徵之堂。是用隳括生平。鋪張緹素。奉茲序爵。益祝長齡。延年美意。誦蘭陵祭酒之書。熙事備成。繼唐山壽人之頌。

詩錄

三十五歲春日作

戊辰

吳宓

人生七十稀。吾年已及半。大器慚晚成。流光驚速換。冬雪憶纒積。春冰倏盡泮。窗前桃李花。幾日開爛漫。景物共推遷。親朋紛聚散。陸機傷逝賦。潘岳二毛歎。悠遊味世情。安居閱國亂。園林遠市囂。圖書堆長案。道理供研討。文史足娛玩。功名絕夢緣。事業脫塵絆。有妻頗婉淑。有友多勤侃。良會滌煩憂。休沐偕游翫。宇宙一修羅。狼虎同爭竄。殉財或殉名。殺戮陳骨骭。成敗兩俱傷。禍福孰能斷。戢戢憐羣羊。懾伏情何慚。水火重刀兵。催逼極暴悍。已難謀衣食。矧言親藻翰。顛倒逐事機。苦樂隨人判。微生若螻蟻。大限終莫道。賦命輕且薄。飄飄風吹幔。縱無飢溺懷。想象增悲惋。吾生信可樂。天與福無算。遇豐貴知足。景美須飽看。且盡寸燭光。不求長夜日。盛年務勤修。毋令傷日旰。

曾重伯先生挽詩四十韻

瞿宣穎

文章千古事。師友廿年情。迢遞成長訣。艱危定此生。秣陵書豈達。嵩里餞空營。太傅元精邈。公孫秀骨清。

典。型。思。吉。甫。文。彩。接。玄。成。丹。地。簪。毫。入。瓊。枝。照。席。榮。汝。南。三。世。貴。楚。國。八。千。兵。鈞。黨。膺。蕃。陷。公。卿。絳。灌。爭。
當。時。珠。履。客。誰。見。寶。刀。橫。長。負。屠。鯨。手。虛。誇。繫。越。纓。歲。星。方。朔。誤。謫。宦。少。陵。行。劉。向。讐。書。罷。陶。潛。解。綬。迎。
陽。狂。鸞。鶴。舞。寥。落。鷺。鷗。盟。酒。被。清。愁。盡。文。收。蓋。代。名。六。朝。沿。綺。麗。一。柱。起。崢。嶸。北。地。韓。陵。石。南。州。謝。眺。城。
餘。風。歸。正。始。佳。句。似。陰。鏗。兒。女。神。絃。曲。關。山。變。徵。聲。秀。蛾。分。石。黛。香。雁。帖。鈿。箏。湘。綺。尊。壇。坵。環。天。比。弟。兄。
不。才。叨。厚。獎。弱。冠。廁。羣。英。名。理。覃。研。樂。追。隨。許。與。誠。黃。農。圖。括。地。稷。下。演。談。瀛。靈。憲。思。元。遂。唐。都。測。厯。精。
婉。通。仙。篆。勢。姿。媚。俗。書。評。蒼。雅。旁。搜。極。佞。盧。取。用。宏。玄。珠。歸。智。握。金。鑑。必。形。呈。函。丈。常。移。晷。花。前。數。舉。觥。
馬。王。宮。外。月。賈。傅。宅。邊。鶯。薪。毀。家。何。在。桑。枯。世。又。更。再。尋。春。夢。過。惟。見。雪。顛。盈。阜。帽。微。行。遠。黃。巾。逆。礮。嬰。
累。人。閔。仲。叔。入。市。趙。臺。卿。載。酒。何。時。得。離。腸。盡。日。縈。浮。沈。雜。雞。鶩。寥。廓。謝。焦。明。聞。道。吹。篴。逝。俄。然。撒。瑟。并。
彌。天。身。一。戢。注。海。淚。同。傾。寂。寞。論。青。簡。飄。飄。隔。素。旌。垂。天。遲。大。鳥。跋。浪。尙。長。鯨。極。日。招。魂。地。芳。風。想。杜。蘅。

編者按曾先生名廣鈞。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卒於長沙。其環天靈詩外支集登本誌第三十二及三十五期。

哭馬通伯先生

其

王式通

唐。松。宋。畫。等。閒。看。蘭。若。譚。禪。耐。夜。寒。願。制。毒。龍。參。貝。葉。不。隨。飢。鳳。食。琅。玕。鬢。眉。中。歲。垂。垂。老。著。作。平。生。字。
字。多。一。載。死。遲。應。有。恨。及。身。孔。釋。見。摧。殘。

桐。城。耆。舊。總。溫。然。此。是。方。姚。以。後。賢。講。舍。論。文。清。謙。夜。史。家。運。厄。火。書。年。長。哀。碧。血。曾。千。語。一。掩。黃。腸。共。

九。泉。儻。遇。故。人。煩。慰。藉。孤。兒。鍵。戶。理。遺。編。

題文學士讀韋端己集詩

陳寅恪

無。端。端。已。費。題。箋。此。意。追。思。一。泫。然。隔。代。相。憐。彌。悵。惘。平。生。多。恨。自。纏。綿。金。輪。武。墜。時。還。異。石。窟。文。成。夢。已。仙。誰。補。浣。紗。秦。婦。障。廣。明。離。亂。更。年。年。

編者按文道希先生遺詩序二篇見本期文錄讀者可參閱文芸閣詩集第三十八頁有「讀韋端己集」詩云畫船聽雨惜芳辰。還憶龍飛晉水春。岳牧盡酌金帛價。輿臺都稱綺羅身。焚香猶見星環極。涉世深愁海颺塵。解恨咸通當日事。始知端己是詩人。錄此備考。

蕪詞已

徐英

蛾。眉。亦。自。有。窮。通。回。首。芳。華。夢。已。空。初。捲。珠。簾。人。似。月。忽。臨。寶。鏡。鬢。如。蓬。鵲。橋。待。渡。知。何。日。鵬。海。難。期。惋。下。風。掌。上。雲。英。猶。未。嫁。肯。憐。羅。隱。老。江。東。

謠。詠。紛。紛。辨。有。無。苦。妨。南。海。誤。明。珠。爲。憐。綠。水。新。聲。老。却。怨。黃。昏。舊。約。孤。長。使。好。花。空。入。鏡。忍。教。離。鳳。不。棲。梧。微。聞。蠟。炬。焦。心。後。夜。夜。臨。風。淚。與。俱。

粉。黛。飄。零。劇。悽。儂。關。河。風。雨。憶。離。踪。殘。紅。袖。底。經。年。淚。攢。碧。眉。端。去。日。容。欲。借。鷓。絃。成。別。調。難。憑。燕。語。話。幽。悰。可。堪。孤。館。虛。衾。夜。夢。斷。巫。山。十二。峯。

十年橫海照驚鴻。釵弁裙裾異國風。別託微波非洛水。枉尋幽夢入吳宮。春容蹙損雙蛾綠。玉腕拋殘一豆紅。莫憶雲璈仙袂舞。蓬山何處鳳樓通。

宏農姊妹總溫柔。貌淡秦濃各自由。從古門楣重生女。於今夫壻勝封侯。依風楊柳花爭發。入水輕萍化未休。不信流光難暫駐。霓裳歌舞動高樓。

天合豔侶又重遭。前度劉郎意自豪。已逗行雲成暮雨。俄聞穠李代天桃。湖中秋藕絲難斷。水上文鴛夢枉勞。會罷瑤臺成寂寞。紅樓低處彩雲高。

迷離仙迹未容探。弱水蓬萊一鏡涵。石壁倚雲封夏綠。樓臺經雨托秋藍。蹉跎鳳女天邊駐。飄泊鸞皇月下。驂一事人間勞。悵望欲將微命效春鸞。

一夕西風透碧窗。紅牙拍遍未成腔。迴文織錦情非一。綺夢回溫影不雙。鶉賦能鳴悲蕙草。芙蓉待采隔秋江。芳心暗惜朱顏好。愁引菱花對玉缸。

乙卯南歸雜詩

張爾田

老去然藜照汗青。歸來深媿草堂靈。江南塞北俱千里。誰識東方是歲星。詞賦蘭成未易才。江關蕭瑟總堪哀。可憐又皺觀河面。金水橋邊照影來。東馬嚴徐滿帝京。翩翩二陸又承明。佯狂灑盡窮途淚。祇有廚頭阮步兵。

敢誇橐筆到金鑾。依舊花移日。八磚凝碧池頭春。草合別開馳道屬天安。清史館在東華門內。即國史館舊址。

布爾湖連鐵嶺山。新聲曾按御簾前。什幫掇爾都零落。愁聽空山響杜鵑。時修樂志。布爾湖鐵嶺山。皆鏡歌清樂名。

小苑芙蓉俯夾城。金輿無復幸平明。秋波滿眼宮牆淚。猶自東傾作玉聲。

一代宸遊闕殿開。宜春黃瓦長秋苔。承恩最是龍池柳。却與章臺走馬來。

何處尋春不可憐。江家亭子俯寒煙。新蒲細柳依然大。野老吞聲又一年。

薄有才名袁彥伯。不拘小節魏元成。長安塵土高三丈。誰賞何郎七字清。薄有二句。何君

眼明忽訝見梅花。晴雪樓臺玉萬家。竟日鈎簾塵不到。西山濃翠坐煎茶。

款段行行出國門。羅胸掌故萬言存。男兒鉛槧成何事。却是屠沽解報恩。

閉門苦愛陳無已。頌酒偏憐胡孝轅。明日故人江上憶。觚稜夢影各飛翻。留別陳松山(田)胡宗武(嗣芬)

露輞前頭萬翠微。迎人北去送人歸。東風三尺桃花水。好膾江魚煮蕨薇。

飄輪一駛絕長流。夜火如星點點浮。齊魯好山青未了。又吹笳鼓過黃樓。

怕向雞鳴問劫灰。鐘聲還繞少林隈。不妨白社逢宗炳。說與閑人舊姓雷。

白衣宣至白衣還。我比廉夫不汗顏。莫羨騎牛周柱史。蓬萊原在海東山。

猶及江南二月春。田園下澗未全貧。滿牆鄰里休驚看。梵志重來異昔人。

亦、是、今、生、未、了、緣。
黃、齏、淡、飯、屋、三、椽。
他、年、若、話、春、明、夢。
記、取、城、南、尺、五、天。

